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

深度報導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真保育，還是假噱頭？

--談台灣變調的封溪護漁現象

Conservation or Attraction?

--A Distorted Narration of Rive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aiwan



Yu-Han Wang

學術指導教授：夏林清老師

Advisor：Hsia Lin-Cing, Ph.D.

專業指導教授：卓亞雄老師

In-depth Reporting Advisor：Chou Ya-Hsiung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八月

Aug, 2008

中文摘要

本文涵蓋以行動研究方法(Action Research)，支撐報導封溪護漁現象的深度報導部分，也包含一篇以深度報導作為行動的行動研究部分。報導行動的回觀探究，衍伸出行動者對深度報導認知的改變，以及對記者身份、角色認同的轉換浮現。

在深度報導方面，報導者發現封溪護漁現象，並不如市面充斥的大眾媒體論述所言，是溪流保育、社區永續發展的萬靈丹，本深度報導意圖呈現封溪護漁所營造生態旅遊遠景迷障下的真實面貌。

在主導封溪護漁現象的世界潮流中，台灣政府為落實於聯合國簽署的公約，頒訂「國家永續發展計畫」，地方政府也推廣「縣(市)永續發展行動計畫」，希望從國際貫徹到地方。然而當落回台灣鄉鎮，為回應永續發展願景的社區營造計畫(Community Empowerment)，主打「由下而上」(Top-down Approach)的新興社區營造動力，卻仍存在於產、官、學、民糾葛的舊勢力結構中，尚未成熟的社區在缺乏輔導機制下，主體性與凝聚力仍不健全；原住民鄉鎮地區被各種現代化市場經濟型態與觀念滲透後，價值失序，封溪護漁後不知何去何從。封溪護漁只能治標不能治本的短期效益，卻因為成為政客綁樁的最佳掩護，封溪護漁就在選舉政績焦慮下，演變為包藏多方利益而不容停擺的政策。最後受傷害的還是弱勢社群與脆弱的溪流。

本論文再以關西鎮東山社區四寮溪封溪護漁的故事，描述東山社區特殊的歷史脈絡中，關西鎮釣魚暨環保協進會如何解套糾葛，主張生物資源調查、解說，陪伴東山社區居民走出一條屬於社區的永續發展之路。

在報導的過程中，採訪行動一路變動，報導者的觀點在模塑過程中，受到事件觸發的凝望回看，開啟了選擇採訪方向的岔路，也因為轉向帶來不同見聞，回頭改變自己對封溪護漁現象的認知，更有對深度報導行動的認識。報導者身分的揭露與交代影響研究者觀點的歷史脈絡條件，有助於報導的深刻，反省新聞報導所謂的客觀中立是否正義，更發現當報導者銜接起接受高等教育訓練與來自原生家庭以及社會背景的養成過程，才能有意識地熔煉出行動者想如何面向社會的報導路線。

關鍵字：

行動研究；永續發展；封溪護漁；溪流保育；社區營造；由下而上；生態旅遊

Action research；Sustainable development；Local river preservation；Community empowerment；Top-down approach；Ecotouris

目錄

◆ 第一部份：研究準備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報導源起-----	1
第二節 研究動機-----	4
第三節 研究目的-----	5
第二章 文獻探討-----	11
第三章 研究問題-----	19
第四章 研究方法-----	21
第一節 深度報導該報什麼-----	21
第二節 行動研究-----	23

◆ 第二部份：深度報導正文

【俯瞰】東山社區、四寮溪，與它的封溪護漁-----	25
第一章 封溪護漁的緣起-----	29
第二章 為什麼大家都想封溪護漁？-----	32
第一節 申請實在太方便-----	32
第二節 從紙上談兵到現實世界-----	37
第三節 地方認為保育=賺大錢？-----	39
第三章 封溪護漁關鍵二三事-----	43

第一節 封溪護漁 SOP，怎麼不做？-----	43
第二節 社區作主行不行？-----	47
第四章 生態旅遊與封溪護漁-----	51
第一節 封溪護漁能帶動生態旅遊嗎？-----	51
第二節 遊客的心態-----	52
【仰望】關西鎮釣魚暨環保協進會-----	57
認同-----	58
四寮溪戶外溪流生態教室的驕傲-----	59
家園夢 自己打造-----	63
與社區協同前進-----	64
資源少 走上「另類」的路-----	66
領頭羊無私 工作倫理能建立-----	68
資源調查 是關鍵-----	69
在家鄉 浮萍用力生根-----	70
第五章 認識與再發現-----	72
甲、 第三部份：報導結束後 反觀自省	
【現身】麥克風之下的我-----	77
✚ 行動研究引發對報導的啟示-----	78
✚ 人脈與社會條件織就的深度報導-----	83



✚ 研究生的與釣具店女兒-----	85
✚ 報導價值-----	89
✚ 報導行動的時間歷程演變-----	91
參考文獻-----	95
附錄一：受訪者名單-----	97
附錄二：全台灣封溪護漁縣市，溪流名稱與範圍、時間一覽表-----	98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報導源起

二〇〇七年，我選了一個深度報導的題目，發了一個大哉問：想探討這個時代人心為何苦悶，身心靈療癒的工作坊是如何發揮作用，也藉此排解自己的苦悶，但我卻因此苦悶了一整年。

爸爸在一年快要過去的時候二度中風，我丟下手中的《靈性復興》，淚流不止地奔赴急診室。竟也因此被爸爸的生病，拔離了由無力感纏繞的巨大叢林。

一路唸好學校，或許順理成章進入主流好位子，但是心裏卻有許多疑惑空虛，於是從原本生科系轉念新聞所。過程中隱約變化著卻不知如何著力的價值觀，在爸爸生病的同時，像一股亂竄的動能突然有了方向，有股蓄積好久、好強烈想要傾注的力道，全部湧出。

不久之後我決定換論文題目。因為發現，我完全搞錯了。

我把滿肚子莫名的疑惑空虛感，形而上變成了靈的問題，以為煩惱的解決之道，只要在身心靈上努力排解，一切就會順利！

我們家是釣具中盤商。記得國小的我有次半夜睡眠惺忪起床上廁所，經過樓梯轉角，昏暗中看見爸爸臉上流著亮亮的汗水，背上揹著比他還高的兩箱釣魚用冰箱。樓高，爸爸駝著身體臉朝地板，慢慢從一樓爬到三樓頂存貨。我問爸爸，這麼晚怎麼還有貨要放？爸爸只說，沒事你快回去睡。我心疼地哭著去睡，明天還有好多學校的課要上。

也是晚上，媽媽翻來覆去睡不著，比夜還要深的罪惡感縈繞她的心，就怕賣釣具給人釣魚的罪孽會降在家人身上，她下樓跪在土地公面前，請祂把罪孽都算在她身上就好。

他們強硬的肩膀扛下所有躊躇不解的矛盾與煩惱，一輩子用最大的力氣撐起一個最安全無憂的世界給我，讓我得以毫無後顧之憂地，到台北做我的「文藝苦悶少女」。現在的他卻疲憊地躺在床上由點滴補充養分。最近幾年，常在飯桌上

聽到媽媽對封溪護漁的荒謬忿忿不平，但載我回台北的路上，爸爸總要偷偷拉著我，要我別煩惱，他們會自己想辦法，要我把學校的事顧好就可。

回想起會去上舞蹈課學放鬆技巧，對身心靈療法產生興趣，一部分是對能體會到的充分自由與解放感到如獲至寶，一部分也是想幫時常壓力大到猛塗綠油精的媽媽放鬆精神，幫時常肌肉酸痛、身上貼滿沙隆巴斯的爸媽放鬆身體。我野人獻曝一帖自己暫且忘記煩憂、找回力氣的良方，但媽媽就是靜不下來。才請她閉眼給自己幾個緩慢呼吸沒幾秒，就開始心猿意馬。我在心裡焦急吶喊，「嘿，妳怎麼動來動去。這真的有效，你們就放鬆，『活在當下』嘛」。挫折極了。但是，現在我才明白，他們沒那個條件靜下來，生活就是推著他們走。

或許那些渴望萬種療法背後的萬種煩惱，才是我該去看見的。

歸因於「靈」出了問題，所以尋遍各種療法，但是終究那是中產階級才有的高級苦悶、自社會脈絡抽離、架空的解決方式，嬉皮式的身心靈療法是沒有辦法處理我家的辛苦和情感，以及面對生存都煩惱不完的壓力了。

把書放下 回去生活

媽媽常說「才情孩子不是我們的(台語)」，話裡總有一種既驕傲但又孤單的矛盾心情，不是他們的，那我是誰的？世界的？國家的？台灣社會的？結構的？真理正義的？別人家的？

他們這麼用心把我養大，應該是能讓我自己意識到，我屬於哪裏。我很大的無力感來自對身旁事「不想在乎，不能在乎」，對自己有份擔負社會責任的期待，但我卻把對象搞錯了。我把實踐理想的場域捨近求遠轉換成一則一則來自遠方的新聞，又因為看不見來時路，問了一個大哉問，於是答案就只能遙寄靈性問題，期待一個超越的眼光，不斷以「深度」、「深度」、「再深度」要求自己，最後也只在腦中盤想最後退去消失到遠遠一個黑點也不剩。而對自己的事、身邊的事卻告訴自己不重要，得摀住耳朵不被干擾用力向前衝，這樣家人的犧牲才值得，久了，

於是自己也開始犧牲感覺、健康、情感，…。

我開始覺得，不是報紙上的國家大事才是偉大的事，我的苦悶也正反映一種社會歷史的再現。

爸爸的生病，讓我回頭聽懂爸爸的煩惱，並發現處境的莫名不公。個人的煩惱其實是社會力的展現，我找到了「轉接頭」，想奮力銜接起自己特殊的歷史與社會脈絡。

如果我能在現實生活的苦悶中，找到源頭，找到答案，好好進行面對面的質問，梳理現實中特殊時間空間建構出的困境與解決方法，那才是我將歸屬的地方。



第二節 研究動機

「我們都是喝維士比的」

後來，爸爸出院了，一間釣具小賣店的客戶來看他，我第一次靠近聽他們聊到對封溪政策的看法。最終的對話還是瀰漫著一股遺憾，「政府哪會顧到我們這些喝維士比的娛樂活動!」，媽媽夜半下樓求神明把「殺生之禍」全算在她頭上的畫面浮上腦海，原來賣掉釣具的媽媽覺得自己在殺生，釣魚的人也覺得自己低人一等，被忽略、被要求、被遺忘、被禁止是應該的。

然而，不一樣的是，這位自稱「來自中下階級的大叔」，卻因為熱愛釣魚，開始對環境有了不同角度的認識與行動，發起了一個關西鎮釣魚暨環保協進會的社團，北台灣的溪一路封到底，主流媒體把封溪護漁政策視為環境的救命丹，他卻有了很不一樣的聲音？本來的我也受到母親的影響，覺得釣魚好像滿殘忍的，在一路長大的過程中，大家都沒有說破，只有爸媽偶爾問我們要不要繼承衣鉢時，我們大力地搖頭，他們也欣慰地覺得「上班就好」，似乎覺得為了生計自己在做犧牲環境和動物的勾當，下一代能不要做最好。是後來，經友人提醒「那你餐桌上的魚怎麼來的？」只是菜市場的魚販代你殺了它，好讓你們這些中產階級的人在餐桌上享用看起來「已經不像魚」的食物，最後那些幫你殺魚的人竟然還要覺得「自己好殘忍」嗎？是啊，好不容易有一個勞動之餘休息的時間，能到郊外換口氣體會自然，只要不過度漁獵，人本來就是生態系統中的一環，釣魚所滿足的狩獵心態是本能，難道用 RV 休旅車壓過野溪河床的心態就比較高尚？

大叔的行動似乎翻轉了對自己的認知，他在與溪流貼近的過程，必定體會到什麼，令他與我和我的爸媽有了不同的感覺、認知和行為。他在說「我們都喝維士比」時，有種草莽的情懷、很有力氣的神情，有股對主流一窩蜂的價值，發出不一樣聲音的理直氣壯，而「怎麼辦到的？」，我頭一次好奇著。

第三節 研究目的

從聯合國於約翰尼斯堡「永續發展世界高峰會」中確立了二〇〇二年為「國際生態旅遊年」，以行動保護環境追求永續發展已成為趨勢，為順應此永續行動的國際潮流，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於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完成「國家永續發展行動計畫」，作為國家中長程落實永續發展之行動依據，並自九十二年八月起，協助地方政府訂定「縣(市)永續發展行動計畫」。

在計畫中，無不緊緊扣著各地「生態保育」、「永續利用」的概念，希望透過社區與環境資源緊密結合，推動與環境共生，並結合社區總體營造之生態社區。

於是，在台灣永續利用便成了正當性十足的美名。而「封溪護漁」行動，便是政府在永續發展概念下的一個進行方式。

什麼是封溪護漁政策？

「封溪護漁」政策顧名思義，就是劃定特定溪流區域，對特定區域範圍內的生物進行保護。至二〇〇六年漁業署公佈，台灣有十三個縣市，八十六條溪流進行封溪護漁。

台灣的溪流保育風氣肇始於嘉義縣山美村阿里山鄉的達娜伊谷溪¹，封溪之後，禁絕所有村民、遊客電魚、毒魚、炸魚、釣魚、戲水烤肉，也因為長老的發起，村民自發地組成河川巡邏隊，加強河川污染的防治工作，實踐了發展觀光的首部曲——達娜伊谷生態保育工作，並於一九九五年1月正式成立「達娜伊谷自然生態公園」，對外開放，1996年，由山美社區發展協會與時報文教基金會共同主辦的第一屆「寶島鮎魚節」在山美村展開，生態環境的優勢與媒體的宣傳力量，為山美帶來了大量的觀光與經濟，當地農特產收益、民宿收益及就業機會增加，地方開始繁榮，年輕的族人開始回流，也打響了達娜依谷因為封溪護漁所帶來成果的響亮名號。

¹ 中國水產，第618期

根據山野釣遊出版社的發行人左承偉(2005)的觀察，封溪護漁的形成模式有兩種：

一、由下而上的模式：

所謂由下而上，指的是由地方人民發起，通常是村或部落，後反映到鄉鎮，最後再呈報地方政府(縣政府)。此種模式的成因，主要是當地居民有感於溪流環境遭到破壞，魚類資源銳減，為了恢復生態環境，所形成的保育共識。因此這類封溪有較高意願與共識，通常社區意識比較團結，主要幹部的影響力較大，例如山美村達娜伊谷溪、宜蘭松羅村、坪林金瓜寮溪等。

二、由上而下的模式

左承偉所謂的由上而下模式，到不是指從中央到地方鄉鎮，而是鄉鎮主管機關對村里的上下關係；換言之，即先由鄉的地方行政單位推廣、建議護漁活動，然後再透過行政體系尋求村里人力支援，最後再提報縣政府通過。

這種由上而下的模式形成原因多半是基於鄉鎮長、鄉鎮民代或其他公務員，在參觀保育有成的鄉鎮後，或者鄰近鄉鎮已因魚類保育而獲得利益，如觀光消費、政府資源、社會名聲等，才開始推動保育。如北縣坪林鄉坪林街護漁區、雙溪鄉、桃園縣復興鄉，就傾向該種模式。

山美村鄒族結合生態保育與觀光，打造的「達娜伊谷自然生態公園」的成功例子，生態旅遊所帶來的經濟成果由第一年的近 80 萬，跳到隔年的 166 萬，不但經典地符合生態保育與永續發展教科書上有關「由下而上」、「民眾參與」、「生態旅遊」等的手段、價值與目標(台灣的社會問題，2005)，達娜伊谷不但成為國內旅遊的景點之一，更成為全台自主生態旅遊經營的典範，也成為許多社區從事地方發展，心之所嚮的「模範社區」，從而引發其他原住民社群的效尤，甚至是非原住民部落地區，當政府想從事以封溪護漁發展社區所必定取經之處。「封溪護漁」之風，挾著生態旅遊是能結合「生態保育」與「經濟發展」的有效手段，自台灣各個有溪流的鄉鎮縣市盪漾開來。

於是，封溪護漁成了尚方寶劍，各方媒體只要是當地縣政府致詞，通常引用的口號便是：

「國內溪流、河川生態保育團體及政府單位，與會學者專家一致認同「封溪護漁」對於生態保育的貢獻，並認為從地方到中央必須取得共識，…要結合溪流保育及觀光休閒，進而帶動商機，讓「護漁」行動永續發展與利用。」²「…坪林金瓜寮溪的粗窟村，充分掌握了天時、地利、人和因素而護漁成功。…「天時」，是指生態旅遊蔚為風氣，越來越多的人明白，豐富的生態資源更能吸引遊客而重視保育工作」。³

聯合報也以「生態旅遊熱，救起了河川」為話題，探討了封溪護漁行動在生態保育觀念日盛的地位。⁴

而封溪護漁行動中，藉由當地居民組織河川巡守隊，抵禦外地人電魚、毒魚、過度捕撈、垂釣、戲水，也凝聚了社區內的向心力：

「台北縣三峽鎮大豹溪自去年底封溪護漁，昨天當地有木里巡守隊員發現有人藉夜色「摸魚」，會同插角派出所員警逮到在溪裡捕魚蝦的男子胡健光，移送縣政府農業局裁罰。」

「兩里共有七十名巡守隊員，其中插角里巡守隊還是二十四小時輪班巡溪，昨天凌晨零時巡守隊員簡清俊執勤，在東陽橋附近發現有人在「摸魚」，他迅速通報插角派出所，再與員警會同逮到以漁網在抓魚、蝦的胡健光（26歲，桃園人）。」⁵

或者是巡守隊執法的認真：

「三峽鎮大豹溪自湊合橋以上，包括五寮溪、水車寮溪、蚋仔溪、中坑溪和熊空溪，從去年十一月就由縣政府公告禁止漁獵，封溪護漁…。大豹溪等在夏季吸引許多戲水遊客，要封溪有執行的困難，當地有木、插角兩里巡守員都非常認

² 2006-02-21/民生報/B6版/戶外旅遊

³ 2005-07-12/聯合報/C5版/大台北

⁴ 2004-01-05/聯合報/B1版/桃竹苗焦點

⁵ 2004-07-29/聯合報/B4版/台北綜合新聞

真執行護漁。」

然而，在一片叫好聲中，這與政府當初訂定生態旅遊的永續發展遠景不曉得還能不能實現之前，封溪護漁所衍伸的問題如：立法不清、定義不明、無限期封溪成果不知如何評估；以及衝突：釣友權益受損；和矛盾：自然保護與發展永續發展兼顧困難，卻已經漸漸浮現，媒體也出現反省的聲音：

「近年來生態保育觀念日盛，桃竹苗四縣市首長更信誓旦旦，要讓溪流重拾生機，於是一次又一次的封溪行動，但溪流在封溪後真的恢復生機？抑或是封溪宣示，只是阻擋外人入侵，有無淪為口號之爭？都耐人尋味。」⁶

「當封溪護魚保育成功，水族恢復生機後，部落居民也驚訝發現，遊客人數備增，部落朝向休閒農漁園區發展，配合自然環境帶動觀光產業，讓部落居民不再外流謀生，但接踵而至是遊客增多，停車位不足，對外道路塞車，垃圾滿地、環境汙染和破壞生態等問題。」⁷

「實際經驗上，有的地方不少人認為封溪結果會減少遊客，不利當地商機發展，因此配合意願低，看到捉魚者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有的鄉民就是違法者，被逮到時場面相當尷尬，」⁸

「新竹縣尖石鄉原住民尤瑪表示，狩獵是原住民習性，封溪護漁後，仍有少數居民會捕魚，若被外地人目睹，容易被譏諷成「封溪護漁」是保障原住民自己「圍地獵捕」，阻絕外地人入侵垂釣的戲法。」⁹

「目前各地護漁尚有政府補貼護溪隊永續就業經費，未來這筆經費如取消，要求民眾自願服務，是否還能夠擁有高度熱誠有待觀察。」¹⁰

以上問題，正突顯了封溪護漁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封溪護漁由於當地居民的家鄉環境遭污染的「受害意識」而群起發動抗爭，並申請封溪護漁成立巡

⁶ 2004-01-05/聯合報/B1 版/桃竹苗焦點

⁷ 2004-01-05/聯合報/B1 版/桃竹苗焦點

⁸ 2005-07-12/聯合報/C5 版/大台北

⁹ 2004-01-05/聯合報/B1 版/桃竹苗焦點

¹⁰ 2004-01-05/聯合報/B1 版/桃竹苗焦點

守隊，將不法人士扭送法辦之後，下一步該如何提升成為長期「環境保護意識」，進而達到河川資源進行保育展兼顧的永續利用地步，其中確有許多因素致使遲遲無法順利接續。更遑論因為風潮之興，起而傲尤的縣市地方，如何在缺乏動力與評估專業的背景之下，免於成為阻隔民眾親水機會的惡法，甚至遭到「挾封溪護漁之名，行中飽私囊之時」的誤解。

封溪護漁衍伸出來的問題漸漸浮現，我不禁要問：這是永續發展的真正內涵嗎？甚至，在還沒有經過詳細討論之後的封溪護漁，即有可能經由封溪護漁作為振興當地生態觀光口號，成了一個市場的行銷手法，通過「刷了一層綠漆」，來迎合市場的需求，將部份人的權益犧牲，以獲得競爭的優勢。

團體和個人對資源與環境保護的價值取向不同有關，不同團體和個人所涉及的利益不同而認知不同，不同的認知就會造成行動上的衝突。(張仁福，2000)我認為封溪護漁背後所承興的永續發展的概念並沒有被真正突顯，於是當利益團體有不同的動機時，並產生了衝突。生態旅遊概念的一個主要假設是行業、政府、非政府和當地地區之間存在緊密而合諧的合作，但實際上運作起來其中參與者利益與動機差異所造成目標與利益的矛盾，所造成對有限資源的競爭、不平等和分配的矛盾，難道不存在嗎？甚且，主流媒體所突顯「封溪護漁」的重要性、問題與矛盾，是否仍舊服膺於特定階級的休閒型態，對當地社區的生態與文化長期來看，是否仍為了滿足遊客的需求，將生態膚淺地商業化、展示化，藉由走在賞魚步道中，觀賞「越多好好、越大越好」的魚群，而成為供人消費的商品？

翻開跟封溪護漁相關的報導，但是只要永續發展的尚方寶劍一出，報導內容便很難再深入探討內涵、意義與生態保育的正確性，多流於政令宣導的歌功頌德，並未跳脫單一事件的新聞處理方式；而更多報導封溪護漁的型態，也以社區居民齊一心力，趕走「外來」取走社區資源之人的衝突類型。缺少從較廣泛的面向討論當前生態保育與永續發展遇到困境的深層因素與反覆思辯，使這類報導無

法對公共議題發揮影響力。新聞學者王洪鈞認為，解除報禁之後的新聞報導，客觀深入者固屬常態，但仍有主導新聞的現象，所謂主導新聞，即報紙未充分重視視線意義的重要性，而對具有激情價值的事件，尤其是具有衝突性者，宣染誇大、設定議題，以滿足大眾的興趣(王洪鈞，1997)。

媒體對於此類議題的報導，或許可嘗試不同的報導方式與面向，以提供生態保育的新視野、新的思考方向。因此，本深度報導試圖結合理論與實務，以新竹縣關西鎮釣魚暨環保協進會在東山社區進行四寮溪改造為生態教室的例子，在北臺灣「封」透透、隔壁苗栗縣南庄正因為封溪帶來當地經濟收益時，四寮溪卻在社團的奔走之下成為「四寮溪溪流生態戶外教室」，封溪護漁的理由與時下風行的封溪護漁理由、路徑迥然相異。

自然環境資源開發與保育之間的平衡，是需要持續不斷辯證的過程，至今已經從資源的開發利用、發展出有智慧地使用(wise use)、與自然共存、共構的永續發展觀念，人類不斷思考如何跟土地相處，無非希望有與自然更具智慧的共存之道。我希望藉由報導他們的故事，從他們所在位置與所見和主流媒體不同的角度中，體檢台灣的封溪護漁政策，試圖拉回封溪護漁原本的價值、基調與面貌。而我最終希望提供社會大眾較寬闊、多元的視野，使得生態保育對人、文化與環境的發展更具意義。


對他們而言，有一個空間將不容易讓主流價值細細辨識、認同的，有根有據的在地知識慢慢「顯影」，在一窩蜂生態保育漫天呼喊的時代，有其價值，而這個全台灣唯一保育與休閒宗旨並陳的團體進入社區行動，或可提供漸漸虛無化、泡沫化的「生態旅遊與永續發展」口號，一個看見的出口。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法源

綜觀中華民國之法律，目前以「護漁為名進行封溪」的縣市所使用的法規有**漁業法**和**野生動物保育法**，兩者都明文規定溪流禁止使用炸藥或其他爆裂物、毒物、電氣 或其他麻痺物等對溪流生物有毀滅性傷害的漁業採捕水產動植物方式。上述兩者的授權機關也認為有必要時，可以公告限制、禁止或管制，目前高雄縣三民鄉楠梓仙溪野生動物保護區、台中縣和平鄉櫻花鉤吻鮭野生動物保護區及台東縣海瑞鄉新武呂溪魚類保護區都使用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封溪護漁，其他實施封溪護漁措施之溪流則皆援用漁業法公告管理。

主管機關



根據苗栗縣政府農業局馬振評的整理，野生動物保育法之中央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漁業法之中央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而地方之主管機關為縣(市)政府，但是主管部門卻相當分歧，縣(市)政府有以漁業課為主政單位，有以林務課為主政單位，有以自然課為主政單位，也有以畜產課為主政單位。他並認為，地方主管部門的分歧對溪流保育初期造成了影響，因為案子送到了縣(市)政府就會造成權責區分的問題，尤其是沒有自然保育課的縣(市)政府，就會造成要由漁業課還是林務課主政的問題，當主政單位協調好後，就會有引用漁業法或野生動物保育法的問題。馬振評(2004)也認為，而引用上述兩種不同的法規，會間接影響了實施封溪護漁保護措施案的成敗與否。

依照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封溪護漁的縣市

目前，真正由行政院農委會管轄台灣地區野生動物重要棲地環境類別為溪流生態系者，有民國八十二年高雄縣三民鄉楠梓仙溪野生動物重要棲息地成立的野

生動物保護區，民國 86 年 10 月成立的台中縣武陵大甲溪上游七家灣流域櫻花鉤吻鮭棲息環境野生動物保護區，以及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的台東縣海瑞鄉新武呂溪野生動物棲息地等，三個野生動物重要棲息地，依野生動物保育法保育棲地內的野生動物。

依照野生動物保育法定義野生動物分為二類：

一、保育類：指瀕臨絕種、珍貴稀有及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必須經由野生動物保育的委員會認定之。

二、一般類：指保育類以外之野生動物。

依照野生動物保育法第二條定義用詞：

●瀕臨絕種野生動物：係指族群量降至危險標準，其生存已面臨危機之野生動物。

●珍貴稀有野生動物：係指各地特有或族群量稀少之野生動物。

●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係指族群量雖未達稀有程度，但其生存已面臨危機之野生動物。

高雄縣三民鄉楠梓仙溪裡有兩類魚種列為保育類，高身鐘領魚是瀕臨絕種的魚類，埔里中華爬岩鰍為珍貴稀有魚類，兩者有野生動物保育法的規定，嚴禁垂釣兩者。而台中縣武陵大甲溪上游七家灣流域中的櫻花鉤吻鮭是瀕臨絕種的保育類野生動物，更是台灣特有的冰河孑遺生物，只生長在大甲溪上游的台中縣武陵地區流域，亦受到野生動物法嚴格的保護。台東縣海瑞鄉新武呂溪中高身鐘領魚為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鱸鰻及台東間爬岩鰍則為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也由野生動物保育法保護之，嚴禁漁獵，然而一般類的野生動物得永續利用的範圍之內，合理的捕撈、漁獵使用之。

綜上而論，為保護野生動物及其棲息環境而成立的野生動物保護區，是為保育類的魚種繁衍避免人為干擾，援引此法進行「封溪護漁」的精神，是在保護棲地以及其內的保育類野生動物。

而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十二條，有訂定水產資源之利用條款，可依照野生動物

保育法第十條之劃定，分為野生動物保護區，得分為核心區、緩衝區並有永續利用區。而依照野生動物保育法所定義的利用，為係指經科學實證，無礙自然生態平衡，運用野生動物，以獲取其文化、教育、學術、經濟等效益之行為。所以高雄縣三民鄉的楠梓仙溪，在魚類主要繁殖期以外的時期，則開放部分溪段，供民眾垂釣一般(非保育類)魚種，在永續經營的原則下，亦可使民眾享有生態保育的成果。

引用野生動物法執行封溪護漁程序繁瑣

然而引用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封溪護漁，須由地方主管機關先擬定保育計畫並執行之，並在當地舉辦公聽會，再由中央主管機關之野生動物保育諮詢委員會認可後才可以公告，可說相當繁瑣。引用漁業法公告封溪護漁，並無繁瑣的行政程序，這也是為什麼大部分實施封溪護漁保護措施的溪流，皆引用漁業法公告之。(馬振評，2004)



漁業法

除了上述三條溪流以野生動物保育法保育之，其餘進行封溪護漁的縣市，均由當地主管機關（縣政府）依漁業法，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公告方式為之，不須擬定計畫，不需舉辦公聽會，也無需中央主管機關成立諮詢委員會認可，只需要縣市政府下行政命令即可公告實施，實為多數縣市遵行辦理的方便之門。

依照漁業法第四十四條第一款公告封溪護漁者，公告水產動植物之採捕或處理之限制或禁止方式，並依漁業法第六十五條第五款，違反漁業法第四十四條第四款，漁區、漁期的限制與禁止，在封溪禁漁期間禁止任何方式（含垂釣）獵捕水產動植物，違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若是依據漁業法第五章「保育與管理」項目中第四十四條第四款，規定公告

之封溪護漁或禁漁區段內為垂釣行為被查獲，但是查獲時並無漁獲，漁業署解釋道，根據漁業法第四十四條第四款的意旨，在封溪護漁或禁漁的區段內，凡於該範圍內從事公告禁止事項之行為，不論該行為對此範圍內魚類資源之復育及永續利用，是否產生實質傷害，均為該公告禁止及處分之對象。也就是說，縣市政府只要以行政令公告溪流必須封到何時，並且只要在規定的期限和區域內，不論是否會對魚類資源之復育及永續利用造成傷害，無論有沒有漁獲，無論漁獲的魚類物種是否為保育類，全都是犯法的。

然而漁業法中，並沒有水資源的利用條款，也就是說，在依據漁業法的行政命令下，封溪護漁等於一律不得以任何方式進行漁獵，無論是保育動物還是一般動物。根據馬振評引述封溪護漁引用的法源不同，造成溪流日後命運不同的看法，基本上也就突顯使用漁業法作為「封溪護漁」政策法令依據之縣市，對待溪流最根本的態度上，是使用了完全「禁絕」的保護方式，而非保育。這似乎與漁業法的精神相違逆，按漁業法之立法目的，明文訂立在第一條：『為保育、合理利用水產資源，提高漁業生產力，促進漁業健全發展，輔導娛樂漁業，維持漁業秩序，改進漁民生活。』水產資源，在漁業法以保育為前提的規定之下，應是可以「合理利用」的。

保育(conservation)

保育一詞源自” to conserve” 此動詞，根據韋氏辭典的解釋” to conserve” 意指「將其保持在安全與健康的狀態」而 conservation 則被定義為「對某事務的一種仔細而小心的保存與保護，特別是對自然資源有計畫的經營管理、合理利用，防制其被濫用、破壞、輕忽，並盡可能維持環境最高的生物歧異度，同時確保人類職基於自然所獲得利益的永續」因此，保育是對世界的關心，以及基於此一關心所做出的實際行動。這是一種對人類整體環境最廣泛的關心，而其基礎則在於確切的了解，環境中所有的事物均緊密相連，改變環境中某一部分的行為，

必定株連其他的部份(Dasmann, 1996)。美國生態保育之父的李奧波 (Aldo Leopold, 1887-1948)。這位生態學者在被稱為生態保育聖經的〈沙郡年記〉裡頭，將保育定義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狀態」。他了解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為，根據進化生態學 (Evolutionary Ecology) 理論來看，人類只是整個生物社群中的一個普通的成員而已，人與自然不是二分的、對立的。從黑格爾哲學的觀點來講，李奧波的保育哲學是一種「合」的哲學，以前的荒野保存和自然資源管理則分別是代表「正」與「反」的兩個理論。¹¹

在台灣的野生動物保育法中定義，「保育」係指基於物種多樣性與自然生態平衡之原則，對於野生動物所為保護、復育、管理之行為。但是保育觀念之隨著時代也發生轉變，過去是著重於某一對象或物種進行保護，現在則是綜合社會、經濟、生態 (環境) 之複合生態系統的研究，保護人類所需的生存、發展的自然條件，確保自然資源的永續利用和經濟持續發展。台灣環境資訊協會颯如思也提出了保育觀念逐漸改變的現象，她認為野生動物保育法定義的「保育 (Conservation)」所指「保存 (Preservation)、保護 (Protection) 並復育 (Restoration)」，是以前的學者相信，在沒有人為干擾的情況下，當森林到了極盛時期，生物多樣性會達到巔峰，消長不再發生，干擾只會使生物多樣性降低，所以早期的保育觀念著重在「保存、保護」，大部份是將稀有物種的族群四周劃設保護區，並禁止人類活動。這樣圈地保護的形式，很容易使保育行動侷限於單一物種。也容易讓人誤解，保護區以外的地區就可以開發。

現在的觀念則是相信，環境隨時都在變動，在自然棲地呈現的是不平衡的群落，絕不會是靜止不動的狀態，干擾隨時出現，自然隨時都在消長，圈地保護只是消極的保育。繼因人類的對自然環境的開發，遠遠超過環境的自我修復能力，於是有人強調積極復育的想法，以人為的方式幫助自然恢復原來的棲地型式，縮短消長所需的時間。

但是為求速效的棲地復育，反而造成更嚴重的生態破壞。比方說大量繁殖生

¹¹ http://eco.csnp.org.tw/eco_story/8903bui121ph.html

命力強的物種，再釋放到非原生棲地，結果造成本土外來種的問題，如東部河川的魚類復育。或是培育瀕危物種野放回原棲地，但未對原棲地的開發進行限制，結果只是浪費時間、金錢、人力，如中部山區的螢火蟲復育。

學者們終於認知到：未整體的考慮環境功能、相關物理、化學與生物等特性，僅注重稀有物種的群落，但未對其棲地的功能進行復育的計劃，不屬於完善的復育計劃，所以對於復育地的自然資源要有詳盡的調查，包括古老文獻的蒐集與整理，期望能了解復育地最原始的物理（濕度、溫度）、化學（營養組成）與生物（植被、生態區位）等狀況，再來進行物種保存與棲地復育的工作。

我們討論了封溪護漁的立場之後，不難看出封溪護漁立法上的用意模糊，若是要以保護棲地為主，應該要以野生動物保育法實施確立所封之溪為台灣地區野生動物重要棲地，而「護漁」的條件，也要是溪裡的魚種為保育類動物，況且所採漁業法的精神是鼓勵資源的永續利用，非法的漁獲無論野生動物保育法或是漁業法也早已明定禁止，如今斷章取義地以漁業法為根據，施以行政法令絕禁所有漁獵行為，不禁令人好奇究竟現下「封溪護漁」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麼？

生態旅遊

生態旅遊根植於二十世紀六〇、七〇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戰環境運動的大背景中，並在七〇、八〇年代具雛形。在此期間，環境問題、發展問題、社會消費型態的轉變、旅遊業對社會和環境的影響等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而能夠同時實現發展和保護目標、滿足人們心的旅遊需求、降低對社會文化和自然環境影響的生態旅遊已經出現，遂引起了人們的普遍關注，大有眾望所歸之感。在生態旅遊實現的目標方面，大部分的研究者均認為，生態旅遊是實現保護和發展的有效工具，其目的是使當地地區受益、使旅遊者獲得教育，使旅遊影響(尤其是對當地社會和自然環境的影響)最小化、使自然資源和社會文化得到有效的保護。總的來說，生態旅遊的目標是為了實現自然和人文生態比較脆弱的地區的永續發展。

生態旅遊最突出也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於，他能夠將資源保護與開發相集合，將對資源的合理利用與對當地社會文化的尊重和使當地獲得經濟相結合。

生態旅遊與當地社區發展

根據 Bujold(1995)的界定，當地社區發展是「人們自己與部門共同來改善當地社區的經濟、社會、文化條件的過程」。生態旅遊發展越來越重視當地社區在生態旅遊決策與經營中的參與，還出現了社區生態旅遊(Community-based Ecotourism)的概念。

社區生態旅遊，是指由當地社區所有和管理的生態旅遊企業，透過關心照顧他們的自然資源從而通過經營旅遊企業來獲取收入，改善生活。(生態旅遊的理論與實務，2004)

小結

台灣大多數的封溪護漁，較不肖似生態保育，以整體維生的環境概念，重視人類社會整體生存所必需的種種物質基礎，關懷自然環境並確保資源的永續利用，採取保育觀的環境意識。而是比較以環境保護，以「家」的環境概念，強調日常生活空間，維持舒適、清潔、美觀等生活環境品質，採取反破壞的環境意識。

在許多研究報導中，更定位封溪護漁為一種社區運動。林振春在社區教育溪流保育實施模式分類中，認為封溪護漁的興起，是因為體認社區問題的產生是大社會或是政府公權力對小社區的不公平對待，因此帶領社區居民從事護溪抗爭活動，採取公告封溪、豎立警告標牌，建立社區巡守隊、驅趕非社區人士進入該保育溪流週遭或捕捉溪流生物，藉由從事對政府公權力或大社會的抗爭行動，來解決社區問題。(林振春，2003)。在他看來封溪護漁政策承載了凝聚社區向心力的價值，山美村達娜伊谷溪的河川巡守隊、坪林鄉民將不法偷釣人士扭送法辦，就昭示著捍衛家鄉土地的決心。行諸法律條文，也昭示著這股勢力要求公權力盡速

加入入列，封溪護漁演變成一場宣示抵禦外人入侵家園的保衛戰。封溪護漁由於當地居民的「受害意識」而群起發動抗爭，然而，地方抗爭的組織化、如何將短期「污染受害意識」，全面禁絕使用，提升成為長期「環境保護意識」進而達到河川資源永續利用的地步，是封溪護漁後來一直遲遲無法接續的課題。

保護和發展似乎是永遠爭論不休的問題，有個道理是顯而易見的，保護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保護的目標，沒有保護，發展就失去了資源基礎；沒有發展，保護就成了沒有目標的純粹主義。二者是否能在現實中操作達到均衡？現行的制度是否足以確保這種均衡的穩定性？

當關西鎮釣魚暨環保協進會以「愛釣魚」的心態，看似與現行為了發展生態旅遊而興起的「封溪護漁」的觀念相抵觸，卻發展出擔負當地繼續深化保育觀念的行動團體，他們在其中所進行的社區生態保育與社區發展的工作經驗，本身就是相當珍貴的社會學習資源。



第三章 研究問題

在封溪護漁政策的討論中，不難看出蔚為風潮的「生態保育」、「生態旅遊」、「永續利用」在這個時代被奉為進步時代的象徵，而封溪護漁政策也順應著股潮流，挾著沛然之勢，與自達納伊谷的成功經驗中盪漾開來。

封溪護漁所承興的，是原住民社區自主權建立的正當性：當在地球高峰會中所簽署的二十一世紀議程(AGENDA21)以及生物多樣性公約都在提出尊重、師法原住民傳統文化與對待自然方式的重要性。然而，山美村鄒族結合生態保育與觀光的成功例子，不但經典地符合生態保育與永續發展教科書上有關「由下而上」、「民眾參與」、「生態旅遊」等的手段、價值與目標，更成為全台自主生態觀光經營的典範，從而引發其他原住民社群的效尤。這股原住民重建主體性的風氣，所帶來生態旅遊可觀收益的浪潮，將這股結合休閒旅遊、自然維護與文化欣賞的全球「生態旅遊」風，吹向台灣其他非原住民的各鄉鎮縣市。吳昂謹(2003)以南投巴庫拉斯維研究對象進行深入討論該地發展生態旅遊的效益，此研究雖以「生態旅遊」為名，然而，但對於旅遊與當地生態維護與永續性的關係卻沒有討論；這也是當前許多以原住民「生態旅遊」為名的研究之通病(柯三吉，1995)，更不用說許多非原住民部落的地方縣市，他們的「在地知識與生活經驗」究竟何來？如何維護當地生態的永續性？

即使是昨為原住民部落學習對象的模範生「山美社區」，湯宏忠(2002)也指出下述問題：社區與政府溝通整合不易、專業人才不足、居民無法積極參與公共工程等。觀光客不斷進入、觀光設施不斷整建之下，山美社區也遭致重大改變，包括社區交通頻繁問題、鐵皮屋與攤販的增加破壞了原有的山區自然景色、金錢人際間愈形疏離甚至衝突等。那麼在沒有原住民完整與大自然合諧相處的生活經驗支撐的封溪護漁社區中，究竟該如何在大興「封溪護漁」，凝聚了社區向心力之後，找到前往生態保育與永續利用的途徑？

由台灣現在更多的縣市封溪護漁並不是由當地原住民發起來看，當目前台灣

已經進行到地方縣市「由上而下」地，也利用封溪護漁方式來推動生態旅遊觀光時，所謂的「由在地知識推演與自然和諧並存觀念」的生態旅遊，究竟還剩下什麼？站在「生態保育」與「尊重在地智慧」的角度看來，是否仍有不可忽視的關鍵價值必須存在？或問，其中是否有關鍵的價值扭曲、蒸發了？為什麼？當向在地社群文化與生態智慧借鏡的態度消逝，什麼還是存在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除了以巡守隊凝聚社區向心力之外，真正的保育工作又該如何進行？

目前為止，這些溪流保育關鍵的因素，也沒有為文探討。

於是，我希望藉由深度報導關西鎮釣魚暨環保協進會這樣一個具有草根性的專業團體行動，與環境、社區互動出來的在地經驗，以藉此檢討台灣五花八門變調的封溪護漁政策：

此篇深度報導也就希望藉由聽見更多元的聲音，「讓其他人來回答問題」，使得溪流的生態環境保育工作得以完整。

藉由探究他和釣魚暨環保協進會社團成員與溪流環境、社區、政府、專家學者互動的重要生命經驗，在過程中，他們是如何面對外界封溪護漁價值的影響？如何一路沒有學術的支撐，自己摸索出來？週遭不同意見的干擾，中央、地方環保機關，都有不同程度、面向上的影響，他們如何從不同意見、主流聲音(雜音)中，形成自己的生活態度，最後找出自己要走的路？他們在各自的社會脈絡中、生活環境以及文化中怎樣找到個人的意義，以影響自己以及生活態度，成就了這位大叔和社團與環境互動的態度？由於他們的聲音從泥土溪壑中長成，許多是由在地基層經驗得到的知識，透過訪問以及觀察，釐清封溪護漁政策的來因以及去路，將許多對環境的默會知識掘出，發掘更多樣的聲音，也替溪流的保育與永續發展，整理更多元的知識。

研究問題聚焦

綜上，藉由深度報導與參與觀察「關西鎮釣魚暨環保協進會」在關西鎮東山社區的行動，體檢台灣封溪護漁現象所聚焦的問題為以下三點：

1. 「護漁」真要「封溪」嗎？若否，「封溪」更多的原因為何？
2. 「護漁」是為了什麼？若為生態保育，有其他的方式嗎？
3. 「封溪護漁」政策是否為達到社區生態旅遊，以達到永續發展為目標的最佳方式？有無其他可能？
4. 在推行社區生態永續發展時，會遇到的瓶頸？他們是如何解決？



第四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深度報導該報什麼

在尋找題目的過程中，苦思深度報導本質究竟是什麼，價值到底是什麼，與論文有何不同？

起初，我認為深度報導應是讓不被聽見的聲音重現，不被確認的現象攤現，就在深度報導中，讓有意參與討論的各方意見，在深度報導的空間裡彼此對話。那麼什麼是不被聽見的聲音？我認為，主流的價值觀已經藉由消費主義轉換成簡化、易懂、具邏輯性的內容、無孔不入地充斥在各樣媒體中，那些細膩的、緩慢的、複雜的、直觀的，就因為說不清、看不到「可以為人所利用的價值」而在論述的競逐場中遠退而去。那這裡，就該是深度報導存在的地方吧。

韋伯(Max Weber,1864-1920)也認為人文世界蘊含著豐富多彩的內在性的理解或價值，歷史、文化科學、思維，乃在於依循獨特性的價值層級或內涵，強調屬於人文世界中的「某一次現象」，如一個人物、一個時代、一個社會、一個區域，往往對人類而言，深具「特殊的意義」。在人類的文明發展路程中，與「普遍性法則」之追尋一樣重要。

在看了《心靈.空間.環境-人文主義的地理思想》之後，我認為一篇深度報導，實難帶著想在自然世界的紛雜現象中尋找不變「定律」的期待。人不是獨立中性的「原子人」，人之為人必然落處特定的文化歷史脈絡中，在特定的倫理團體中成長茁壯，所以深度報導不應該是將無定型的材料逐步藉由「一統的方法」歸納進純然因果二分的體系中，拿著文獻中的視框去尋找相應於此的現象，推求其同一性、恆常性以及因果相關的定律，深度報導既然已經有得天獨厚的空間，不必似商業媒體包夾進資本主義的共犯結構中，就不應以科學的精神，將報導對象客體化，掌握「變而不變的恆常」，只為了背後的利益，以「運用」、或是「宰制」。

所以，深度報導應擴充「5W1H」的內涵，強調「似同而有變」的特色，彰

顯「獨特」、「延續」的個性，由對象本身文化歷史脈絡蘊積演化創生而成的，應用人文思維的進路，將意義的價值彰顯。由於人文世界在地表上經由時間之流的累積、蘊發，而形成有意義的創造，此意義所創造出來的實在，具備歷史的傳承和結構，就必須透過歷史時間、空間、脈落，掘發出某一特定社會、時代、區域的獨特性的價值層級或內涵，進一步在現象的討論辯證中建立、展顯「價值的判斷」和「意義的抉擇」。

第二節 行動研究

研究者以行動研究作為方法論，於是這場行動，我以作為報導者同時也選擇成為行動研究者，進行採訪。我除了藉由訪談受訪者以及閱讀和討論，增加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一方面也隨著行動的反思，而變化了我行動的軌跡，軌跡的終點呈現報導的位移。然而，作為行動研究者，必須把前後來回擺盪的路徑描繪出，更能看出行動研究方法，是如何支持報導者有意識地完成報導的任務。

去理解封溪護漁現象的報導者之外的另一個身份：作為行動研究者，也在後面觀照著訪談的我，如何帶著肉身感受、情緒震盪、靈光乍現、腦袋糾結、採訪策略、…，試圖用回觀的方式，理解報導身分的我如何進入了解、探究有關封溪護漁現象。

於是除了因為訪談所寫下的深度報導正文之外，行動研究方法支持下的報導，也會有訪談過程的靜態脈絡以及動態轉變的歷程，兩個身份間的關連性，隨著訪談和行動者的移動而逐漸清晰。

一路上我的採訪行動都在變動，報導者的觀點在模塑過程中，受到事件觸發的凝望回看，開啟了採訪選擇方向的岔路，也因為選擇的方向帶來不同見聞，更回頭改變自己對封溪護漁現象的認知，更有對報導行動的認識。這樣往復擺盪的探究過程，正是行動研究作為報導者的方法論，帶來對於事件的探究方式：一邊前進(行動與反思)、一邊藉由「移動的軌跡」，掌握真實的剖析方式。



深度報導正文

【俯瞰】東山社區、四寮溪，與它的封溪護漁。

百年前，當時的四寮溪還是條沒有名字的野溪，溪谷邊拔起的山陵長滿茂密樟樹，四寮溪所在的東山里，是百年前以生產樟木為主的聚落。上等樟樹砍下來後，沿著新竹縣二十八號縣道送下山，就地工廠加工製作樟腦油，往往都能賣個好價錢。

東山里山區還有煤礦，礦場也達六處之多，當時礦工家庭越集越多，以「金廣成」為墾號進行開墾。一直到民國約四十七年新竹縣政府也在四寮蓋了仁和國小，招收礦工以及伐木工的孩子，那裡在當時算是繁榮。在還沒有自來水的時代，婦人揹著衣物三三兩兩聚集四寮溪旁搥打洗衣、淘米洗菜，孩子課餘就在溪旁徒手捉蝦捉魚。

沿著縣道往上蜿蜒，隨著海拔爬升，新竹關西鎮另一個出名的經濟作物，茶樹園，在東山里也像綠毯般出現，靜靜地鋪在純樸的客家農舍周圍，分享著整片山水。

早期，關西的經濟靠茶葉起家，當時一九三七年（昭和十二年）因關西茶農長期受到台北大稻埕茶商欺壓茶價，以關西羅氏家族為主要股東及地區賢達人士，共同出資出力組成「台灣紅茶株式會社」，全盛時期根據躬逢其時的鎮民所說，一共有三十六家茶工廠及四百甲茶園，哺育著數千個家庭。紅茶廠的起飛，外銷整個貨櫃達百萬磅的經典紅茶，直接送到歐洲及美洲、日本等地。規模之大，當時同業無人能出其右，成為當時全台灣十大貿易公司之一。

就住在東山里的鎮民蔡瑞裕今年七十歲，他年輕的歲月就在四寮溪附近種茶，自家種茶、摘採新鮮的「一心二葉」茶葉，再送往山下的茶工廠進行烘培。

關於九〇年代，為何種了一年的茶葉，再也無人收購的原因，同樣也住在東山里的吳昌宏與蔡錫官加入討論，三個人開始七嘴八舌，補充當時流傳紅茶工廠偷加麵粉的小道消息。

原來，經營已經漸漸出現困難的茶工廠，偷加麵粉想讓茶葉「看起來圓圓、大顆一點」，卻讓喝慣台灣紅茶的摩洛哥富商以及英國貴族，熱水一沖便看到茶水混濁的劣質，生意每下愈況，越是如此、經營越困難，各種偷工減料的方法惡性循環層出不窮；終於，當茶農捨棄人工，用家當買了台機器，以為可以更大量地生產，希望以量取勝，卻剪出比工廠需求更多的茶葉時，寥寥幾家茶工廠所付得出來的價錢，讓茶農連肥料錢也不夠付；終於，茶農們也灰心了。茶農蔡瑞裕與村民蔡錫官、吳昌宏，說著各種以為當年茶工廠關門的原因，然而村落外，一場席捲全球的 WTO 風暴，卻產生了無論如何加強茶農勤奮工作的變項，改良茶葉收成機，亦或不得已的偷工減料也無法緩衝的力道，至今茶農也無從理解。

蔡瑞裕就這樣種了一輩子的茶葉，他的退休年紀，正好在台灣加入 WTO 難以適應的這些年。幸好，他的孩子們，離開關西鎮，到桃園或是中壢工業區工作，在工廠上班的薪水兩萬四，還夠支應家中的開銷。他四季晨昏都下田勞動換來的灰心，還好有孩子讓他毅然退休。然而，「青壯人口外流」，也由快七十歲的吳昌宏接口就說，像說一個他再熟悉不過的現象。

幾隻黑狗，對著房車吠叫，它正緩緩經過百年前燈火通明金廣成墾號。老人家探頭出來張望。

如今，關西鎮瀰漫一股交織了凋零與振作的氛圍，「凋零」來自因農田廢耕、木源枯竭、煤礦衰落、紅茶因 WTO 開放進口而蕭條的無奈，以及青壯人口出外討生活讓夜裡的農村空空蕩蕩，「振作」則是地方渴望藉由觀光動能的蓄積，引人再回顧它曾經繁榮的企圖。

賣板條與關西青草茶的小吃老店隱身在自己的歲月裡，在關西鎮最熱鬧的一條街上，離東山里大約十五分鐘車程。老闆詫異為何年輕的旅人會在鎮上停留，而不是繼續前往六福村？

關西與遊樂園的關聯，存在著吊詭的依附關係，「如果沒有『六福村』，我想大家應該也不會知道關西這個地方吧！」老闆道出無可奈何的現實。遊樂園像是憑空降下的孤島，在這裡的平原上，與這裡的血脈一點關連也沒有，卻幾乎成了年輕人眼中，比關西鎮更為熟悉的地方。他們到過遊樂園，卻不知道自己來過關西。

關西鎮也是全國高爾夫球場最多的鄉鎮。平整的果嶺，就蓋在客家村落平整的農田附近，業者看上關西有大片平原，又有關西交流道，開車南下北上，休閒打球都極為便利。他們像風一般優雅來去，關西的意義近乎「交流道」。

鄉鎮轉型

這幾年，關西的農村也逐步換了容顏。荒田開始種植高經濟有機蔬菜，多餘的空地，政府輔導農民舉辦市集，當地原本是閒置的農民活動中心，也翻修改名「迎風館」，舉辦農畜產品的品嚐暨展售活動，迎接像風般來去的都市遊客，希冀著他們的青睞。

東山里也同樣被時代的深湧輕推著。隨著挖煤不符人力成本，青壯年也外移到隔壁工業鄉鎮賺取生活費，漸漸收不到學生而荒廢的仁和國小，經九十二年度關西鎮公所提報文建會「地方文化館計畫」，國小空間於是改建成紀念開墾的「金廣成文化館」。

少了下課戲水的學童，仁和國小至少還能讓遊客彎腰，在專為孩童設計的低矮水龍頭下，沖洗戲水之後滿是泥濘的雙腳。

「金廣成文化館」就這樣，以重生的姿態，站在東山里的四寮溪旁。

當時類似鄉鎮閒置空間的再利用，或者城鄉新風貌的改建，以及社區總體營造的落實，隨著中央政策推行由當時任行政院長的謝長廷，主打的「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不斷出現，反映出經濟結構變遷過程，鄉鎮人口不斷流失與政府希望走出一條解決道路所呈現的具體地貌。

由文建會、經建會、環保署等負責的「農村新風貌」改建計畫，一個個不斷地以村子入口處的小朋友壁畫，或是巨大的舊式水車捲起水花、灑在錦鯉池的樣態出現，催促著破敗鄉村的轉型，也催生出四寮溪的封溪護漁行動。

四寮溪九十一年起 封溪護漁

四寮溪百年依舊，見證著東山里從興盛歸於平靜的時光流轉。

民國九十一年，東山里民開了一場里民大會，風聞過嘉義縣山美村達娜伊谷溪，靠著溪裡的苦花魚，讓鄉鎮重新點燃生命的事蹟，東山里民信心滿滿。早年四寮溪的生命力以及生態多樣性，若是推行起來一定不比山美差。

雖然前些年，上游的化工廠，以及就在四寮溪附近的高爾夫球場，趁夜裡，放個暗管，排進深色的液體；野溪水泥駁坎工程，摘除吞吐水量的功能，水泥硬生生蓋住植物根部，壓壞了客家村里普遍相信住有古老樹靈保佑村民的老茄冬；溪裡毒、電、炸魚變多，不曉得什麼原因，有時候毒完的屍體不像平常一樣撈去山產店換錢，反而像是只在報復什麼人讓他生活困苦失了業。

那場里民大會，東山里四寮溪也跟隨著封溪護漁的風潮，將封溪的決議提報關西鎮公所，再上呈新竹縣政府保育科。

一紙封溪的公文送下地方，由漁業法為依據的禁漁公告，不久便矗立在四寮溪旁。

故事還沒結束，但我要先把四寮溪的故事先打上逗號。

雖然，這是四寮溪封溪護漁的由來，與其他封溪護漁的潮流起頭步調類似，但是

往後卻因為它特殊的天時、地利、人和，

而交織出截然不同的命運。

在那之前，我要先說說台灣其他封溪護漁的現象。

第一章 封溪護漁的緣起

台灣自八〇年代，封溪護漁現象風起雲湧。說起封溪護漁風潮，嘉義縣阿里山鄉山美村達娜伊谷溪的成功，絕對是關鍵。

一九八四年，阿里山山美村一位有著鄒族血統的牧師，亞巴郎，眼看家鄉環境破壞，宗族倫理喪盡，達娜伊谷與山美村民都正面臨滅絕的共同命運。他向族人提出「復育達娜伊谷，為山美帶來觀光機會」的想法，說服族裡心灰意冷的族人，重新復育鮎魚，以恢復古老的封溪傳統，和共享共有的精神，打造「達娜伊谷自然保育公園」。

故事的發展在外人看來，就像一本勵志小說。

原住民的「部落」向心力，是漢人社會，或者說是「都市化社會」裡所沒有的傳統凝聚力。古老部落裡，「氏族¹²說了就算」，全氏族都會嚴守的決策機制，具有比這幾年不斷聽到的「社區發展協會」體制，還要順暢的內在運作機制。鄒族重召被遺忘多年的祖靈，沉睡的凝聚力再度甦醒，山美村「保育」與「發展」兼備的計畫，貫徹全村。

山美村發展帶來的回饋金能夠自給自足，又是居民共同保育溪流的最佳典範，看在中央林務局的眼裡是美事一樁，除了鼎力支持，更援引了漁業法，促成了村民能自主護漁的依據。

在台灣的另一個時空--南台灣高雄，封溪護漁的想法，也演化出不一樣的範例。

在高雄縣三民鄉的楠梓仙溪，多方專業學者以及政府大力支持下，一九九二年楠梓仙溪依野生動物保育法，也成立了「楠梓仙溪野生動物保護區」。園內規

¹²氏族(aemana)：鄒族的氏族由幾個聯合家族(幾個單一姓氏家族)組成，可能有血緣關係，也可能沒有，同一氏族之間禁止通婚。鄒族部落之管理以長老會議為首，長老會議中最大氏族的長老為頭目，是部落會議的召集人，一切重要部落事務皆由部落會議來通過決定。部落會議的執行命令則由各氏族來執行。

劃垂釣區，楠梓仙溪的魚，是可以在魚類的繁殖期以外，讓民眾付費申請釣魚証，背著釣竿，享受垂釣樂趣。同時，社區也在園區成立的過程中，走了漫長的路，放棄成見、凝聚認同，社區也是動了起來。

然而，一九九六年賀伯颱風竟大雨狂肆，楠梓仙溪的命運從此扭轉。上游阿里山地區，兩天狂風暴雨，降雨量接近二千公厘，洪水滾滾挾帶土石流，將楠梓仙溪的橋樑和路面沖毀，三民鄉對外交通中斷將近兩個月。

河裡慘況更劇，深潭、巨石縫隙全被填平，魚類的棲息地變化前所未有。而楠梓仙溪的魚，一夕間全被洪水帶走，至此魚量一直回不到從前。

加上向釣客收取的釣魚費用，財政部執意要進縣庫再分發，不能直接專款專用回饋給三民鄉楠梓仙溪從事封溪護漁的居民；鄉公所財務不透明，鄉里間不信任的情緒蔓延，不滿的情緒夾雜洪水過後的沮喪，楠梓仙溪的榮景，暫時劃下了休止符。

於是，山美村達娜伊谷相較之下，較為成功的封溪護漁經驗，推行十多年不墜，成了國內各地爭相模仿學習的葵花寶典。

達娜伊谷「賞魚」的新鮮點子，主打明星物種高身鯿魚--苦花，加上前總統陳水扁加持苦花為「鄒魚」，友好媒體¹³推波助瀾，再加上時報文教基金會包裝宣導，成功吸引到大批的觀光客。

一九九五年二月初，達娜伊谷自然生態公園正式對外開放，酌收清潔費與門票，並有限制性開放垂釣，那一年的收入為七十九萬一千零四元。之後，每年開始舉辦鯿魚季大型活動的達那伊谷，二〇〇二年，盈餘更高達三千萬元以上。

達娜伊谷的可觀收入，可說已經達到產業化的規模，讓山美村在社區營造、文化發展、教育資金上，達到自給自足的夢想，村內學生獎助金、農業轉型、甚至結婚津貼、老人津貼等資金，都有了著落。

¹³江俊亮，〈寶島鯿魚節邀您來賞魚〉，中國時報，1996年6月13日；李嘉鑫，〈達娜伊谷溪復活傳奇〉，中國時報，1996年6月18日；江俊亮、呂素麗、廖嘉慧，國時報，〈寶島鯿魚節，非常鄒道〉，1996年6月21日。

許多學者看見了山美社區成功的關鍵，它將社會福利措施，作為利益分配的要項，於是貧富差距縮小，村民的自信心也回來的，各個階級的村民非常認同，年輕的山美人也開始回流不斷參與社區工作。

既兼顧生態永續利用、又能讓部落族人自給自足的達娜伊谷，不僅成為生態保育界的「佳話」，更成為社區發展的「神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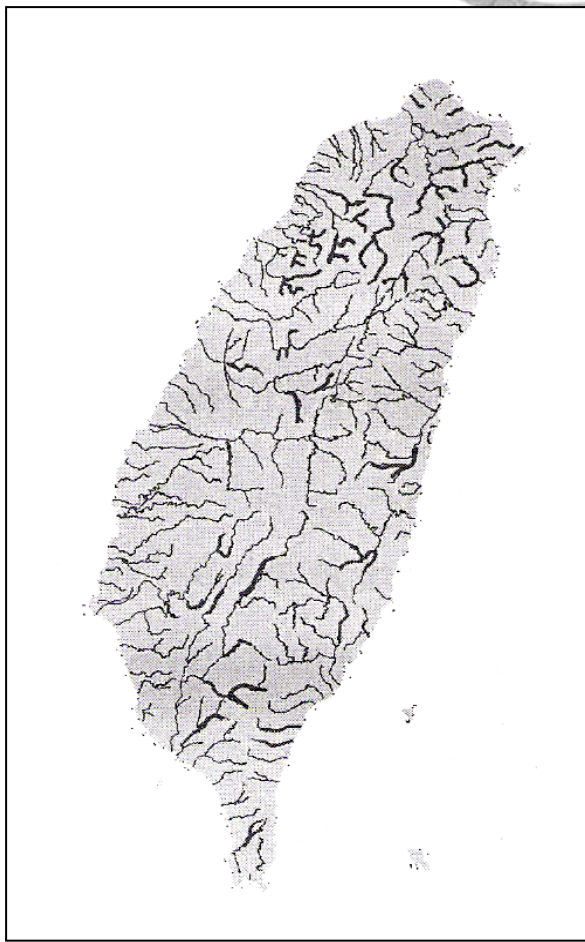
山美村像是搭起第一座部落生態產業的樓閣，耀眼如迎接晨光的朝露。

達娜伊谷生態園區爆紅，踩著晨光來朝拜的行列，就像乘著一股擋不住的「蛋塔炫風」，地方聚辦的封溪護漁公聽會，四處散播著山美村的成功經驗，各地山地鄉鎮或是低海拔的漢人鄉鎮社區，朝拜觀摩的遊覽車一輛輛進入山谷，絡繹不絕。居民瞪大眼睛，看著清澈溪水裡的肥大苦花與美好山水，倒影在心中彷彿看到社區朦朧的美好未來，至於究竟看到的是「經濟發展」？還是「保育成果」？不得而知，只是大家都躍躍欲試，捲起袖子，誓師效法。

就這樣，封溪護漁的「分店」，一家家開在靠山又有溪的鄉鎮裡。

然而，無論由林務局統籌，由地方政府主導、在地居民響應；或是由在地居民耳聞封溪護漁的好處，上承地方政府批准；或者地方政府仿效達娜伊谷，鼓吹

地方響應，再上承縣市政府批准的各類封溪原因，爆紅的分店一家家開，有些鄉鎮確實一步步發展出符合在地特性與需求的溪流保育行動；但是，有更多的鄉鎮，封溪護漁卻面臨了進退失據的窘境。



圖一 台灣封溪護漁溪段（粗線部分）張明雄提供

第二章 為什麼大家都想封溪護漁？

封溪護漁這個時髦的玩意兒，到目前為止，根據林務局搜集各縣市政府所提供的封溪護漁資料統計，至二〇〇六年六月為止，全台總計有十三個縣市，曾公告封溪護漁的溪流，一共有八十六條，北縣甚至有二十九個鄉鎮封溪護漁。封溪護漁現象可謂風起雲湧。這股風潮背後，究竟是什麼原因？

第一節 申請實在太方便

封溪護漁演變到這幾年，由於中央政府與地方縣市政府，是站在鼓勵的態度，以漁業法為根據，要申請封溪護漁，非常容易。

一個地方鄉鎮，與封溪護漁業務相關的單位無論是、漁業科、林務科，主管生態保育的單位裡面只有一個承辦人和科長，一條溪要不要被封的命運，只要承辦人員蓋個縣長職銜的丙章，就可以通過了。這麼重要的決定，竟然從沒有經過討論，「甚至連地方議會都不用審查」，山野釣遊雜誌社社長左承偉詫異萬分。

關西鎮釣魚暨環保協進會總幹事劉創盛說，現在地方提出要封溪，向縣市政府反映要封，承辦單位只要章蓋，態度是「你要就給你！」，他直言封溪根本就是「三人成虎」。

關西鎮釣魚暨環保協進會總幹事劉創盛，耳聞新竹縣尖石鄉封溪的過程，當天，決定頭前溪支流油羅溪尖石鄉境內的封溪護漁，鄉民代表會上尖石鄉鄉長提議封溪，然後大家舉手通過，溪「就這樣封起來了」。

他說，最近新竹縣有條野溪，因為居民抗議養豬戶夜裡偷倒豬糞，而且有人在溪裡電魚，魚少了好多，也想把溪封起來。「魚少了」也是林務局保育組組長方國運所認知，許多地方要求溪封護漁的第一個主因。林務局保育組組長方國運是覺得，地方如果發現魚變少，電、毒、炸魚的情形太普遍，只要地方有共識要封，林務局會站在「政策輔導」的角度支持，給地方想封就封起來的自由。

但是，居民如果有意識，大可直接檢舉，早有野生動物保育法明文禁止電、

毒、炸魚，以及破壞棲地，河川污染法也可以檢舉污染，何必大費周章引法律把溪封起來？

劉創盛直言，「怎麼不封？只要提封溪，社區就有機會獲得補助。」

大筆補助哪裡來？

封溪護漁，雖然沒有一個中央專門推行的「封溪護漁總計畫」給予經費，但是它討喜又時髦的主旨，既能保育又看似有「錢景」，社區所撰寫的計畫裡，再補個社區營造的遠景，水利署、環保署、農委會、文建會、勞委會、甚至體委會…，幾乎都會贊助地方從事封溪護漁。「要是封溪的地方是原住民部落，還有原委會，要是客家村落，還有客委會！」華梵大學通識人文教育研究中心擔任教職，並主持封溪護漁政策總檢討計畫的張明雄想想，又多補了兩個。

二〇〇五年謝長廷為行政院長的時代，主推「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將社區總體營造的六個重要面向¹⁴列為施政重點，接續社區總體營造的意涵，並向有意改造的社區招手。有了「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封溪護漁業務涵蓋範圍，從社區營造、溪流生態調查、生態工程、教育解說、河川巡守、棲地復育等多項相關業務，全都可與六星計畫中的「第四、五、六星」：人文教育、環境景觀、環保生態面向，沾上邊。

「六星計畫」希望推動改造農村風貌，加強生態保育及環保，並在農村中挖掘社區凝聚力，這些，都與封溪護漁的概念不謀而合，只要社區有能力寫計畫去競爭，都可以把計畫放在網路上登記，越過地方縣市政府，直接向中央申請。

¹⁴ 2005年，由謝長廷任行政院長期間，鑒於健全社區為台灣社會安定的力量，提出「台灣健康社區計畫」。2005到2008年間，以1.產業發展、2.社福醫療、3.社區治安、4.人文教育、5.環境景觀、6.環保生態等六大面向作為社區評量指標。執行初期中央單為共計有教育部、原民會、環保署、農委會、客委會、文建會、內政部、青輔會、交通部、體委會、勞委會共計十一個單位負責六十二項子計畫。

表一 封溪護漁與「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相關的補助項目

計畫	面向	推行部門	策略	施政計畫
第四星	人文教育	文建會	新故鄉成果展現	強化社區組織運作計畫
第五星	環境景觀	農委會	社區風貌營造	營造農村新風貌計畫
第五星	環境景觀	內政部	社區風貌營造	生態社區示範計畫
第六星	環保生態	農委會	加強自然生態保育	社區林業計畫

社區林業計畫與封溪護漁 正流行

林務局推動與封溪護漁比較相關聯計畫，是「社區林業計畫」。只要是跟「社區」相關的業務，林務局都會放到社區林業中，社區以及部落在從事封溪護漁時，所提到的：溪流巡護、社區旅遊、解說培訓等，都與社區林業的精神相符。

「社區林業」是林務局力推的計畫，觀念很新穎，主要的基礎是：林業經營必須與國有林周邊的社區緊密的結合，也就是資源的使用與經營，不論是溪流、森林、動物、植物或是木材、森林資源的利用，都必須要融合社區居民的理想與意見，必須考量到周邊居民的需要，並且與社區配合共同進行經營與管理，甚至以社區居民為主體進行保育。林務局認為，這樣的林業經營才能永續。

這項新興的概念，代表了林務局在保育工作上的轉型，也反映了地方政府的治理，也由傳統較為權威、封閉和狹隘的舊模式，轉型成為強調資源相互依賴、開放和區域合作的新方法，越來越依賴與私部門建立夥伴關係，以維繫地方公部門的功能。

林務局從七十九年起開始進行溪流保育的相關工作，在實際的保育行動方面雖有努力，但獲得的成效卻不顯著，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林務局認為，中央沒有與當地的居民取得協調運作的機制，也就是與居民互動不足，太少「搏感情」。

林務局也認為，社區並沒有充分參與在地保育工作。林務局的說法是，每一

個林管處都努力作保育工作，居民卻可能因為保育，讓原本傳統習慣的生活受到干擾，對於林務局的保育工作冷漠以對甚至採取敵對的態度，保育的成效不如預期的好。

林務局開始檢討保育工作，是否太主觀？於是，有了「社區林業」計畫的推行。

農委會林務局保育組組長方國運表示，當初林務局發想社區林業，是希望民眾能一起保育溪流，讓林業專業走入基層，甚至反過來讓當地住民成為保育的第一線人力，「社區林業」希望透過初期由政府輔導補助，讓社區主動巡守山林溪流，讓社區民眾為家鄉環境，盡到「在地守護」的責任。

未來的遠景，甚至是希望協助社區、部落從森林利用上，進一步能獲得旅遊的經濟利益，傳承當地文化。這是國際的潮流，也是台灣生態保育的重大轉向。

生態保育「與國際潮流接軌」：回饋當地 使動力由下而上

自從台灣簽訂國際會議所頒訂的二十一世紀議程「AGENDA 21」¹⁵，推行永續發展的概念，於是台灣保育工作整個「典範轉移」。台大生態所教授李玲玲也說，「回饋當地」，成了多數生態保育學者認為，這幾年保育的最大轉型。

過去保育觀念強勢，由中央單位農委會，強勢將原住民遷村，把山林規劃成保育區，將原住民遷離國家強行保育的原居地，不容許人跡破壞。但是，隨著保

14. 依據一九八七年聯合國第四十二屆大會中，「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CED)」所提出的「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報告，強調人類永續發展的概念，並將「永續發展」定義為「能夠滿足當代的需要，且不致危害到未來世代滿足其需要的發展過程」。之後，一九九二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於巴西里約召開地球高峰會，通過了「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廿一世紀議程」等文件，呼籲各國重視與制定永續發展策略。二〇〇四年我國訂定了【台灣廿一世紀議程-國家永續發展願景與策略綱領】，作為我國二十一世紀的永續發展策略依據，並且也責成地方政府規劃地方永續發展策略、成立推動地方發展機制，永續發展乃成為未來我國各級政府主要推動的工作之一。

育觀念逐漸轉變，現在則把原住民視為環境的生態中的一份子，是夥伴，要尊重當地的使用權，以及當地住民與當地資源共生的方式。

台大政治系教授黃錦堂直接明瞭地說，二十一世紀議程「AGENDA 21」的核心概念，就是希望掌控權「由菁英轉向弱勢」，也就是所謂「由上到下」政府強勢主導執行，變成「由下到上」，希望讓社區自主發起。社區林業在此與國際思潮彙流合一。

當地居民在社區林業的定位上，與以往保育非常不同：

“曾經保護區被規劃來阻絕人們，今天他們(保護區)必須要為當地民眾而劃設，並與當地居民一起規劃；曾經保護區被獨立劃分出來，今天他們必須被放回區域裏面。曾經他們為遊客的遊憩與精神愉悅而設立，今天他們要為當地民眾謀福利，甚至為他們的生存而劃設。曾經他們只是國家政策的焦點，今天他們卻是世界永續發展策略的一環。”

(Holdgate and Phillips 1999 : 2)

新一代保育的觀念，需要回饋地方，和地方住民形成夥伴關係。林務局希望社區能「由下而上」自主保育溪流，以居住在自然環境中的社區為主體，藉由居民自主保育生態，然後能夠分享生態資源，以回饋地方。

因為封溪護漁正好符合社區林業的精神，趕上了生態保育的新潮流，這也讓封溪護漁取得了正當性。

所以林務局希望與民眾建立「夥伴關係」，也希望有誘因出現，讓民眾能主動維護住家溪流森林的環境。也希望「保育」與「經濟」兼顧的理想，能夠具體實踐。從保育要跨越到資源的利用，林務局想得到遠景，登高一呼，然而地方想像的封溪護漁，實際情形究竟如何？保育與經濟實際兼顧的情形又是如何？從保育要跨越到資源利用與發展，重重關卡如何推進？

第二節 從紙上談兵到現實世界

封溪護漁的概念，趕上社區居民動手做保育的新潮流，然而，在實地走訪封溪護漁的地區之後，發現這種「由下而上」，由社區居民自發的保育工作，離想像中還有段距離。

社區意識凝聚

首先，有的社區成熟度不夠。新竹縣森林暨自然保育科科长傅琦嫩審查有些社區送上來的申請計畫，或是結案報告，她一看就知道是看書「抄來的」，社區實際要有心有、有人力、能力來執行計畫，其實並不容易。

關西鎮釣魚暨環保協進會總幹事劉創盛，長期在新竹縣輔助社區工作，他的感受非常強烈。不是計畫寫一寫，吆喝一下，社區的居民就會主動跑出來幫忙。

常常社團的人在溪裡作調查，或是做棲地復育工作，社區居民鮮少出來過問，「看的人就不多，幫的人更少」，居民還是習慣冷眼旁觀，認為有社團為社區打前鋒，自家門前雪有別人幫忙掃，真好，「環保是好事，但是要做都不關他的事」，他說。

「重點還是人的教育」劉創盛說，其實居民的心態還沒準備好，社區也還沒有條件，接住以往習慣認為，由社團、民意代表、地方政府理應要做的公事，「認真管閒事」的氣氛，沒有在社區瀰漫，一切都還在摸索的階段。公部門希望與社區，或者私部門合作的新夥伴關係，還沒有發酵。

要動員，社區還有一段路要走。

中央與地方仍要密切合作

長期陪伴社區成長、在社區「蹲田野」的台大森林系副教授盧道杰，他在農委會任職時，就常年陪著楠梓仙溪三民社區成長，促成楠梓仙溪動物保護區；現在轉任學者，也還是下鄉進駐社區讓「社區林業」在社區發酵。他認為保育的事

情，中央林務局實在有很多事要做，不能一下子放手，「該做的輔導要做」，否則「說再多，都只是推託之詞」，中央與地方的競合關係，才是大考驗，盧道杰說。

是政府卸責，還是事有蹊蹺？...

保育組長方國運為難地說，封溪護漁，只是保育組十二個同仁中，「其中一人的一部分業務」，中央實在沒有多餘的人力來做，只能給法條，以及出錢，或是提供口袋學者名單供諮詢，「林務局就只能做到這樣了！」

如果封溪護漁只是因為流行一砲而紅，演變成「時勢所趨」，但是推行十多年，卻發現此路不通，「那如果無法輔導，不知道接下來可以怎麼做，錯誤的政策為什麼還要一直做下去？」新竹縣關西鎮釣魚暨環保協進會總幹事劉創盛質疑。他甚至覺得這項計畫是中央卸責，把應該做的生態保育全推給地方(社區)，能撥預算，卻沒有能力做，就讓其自生自滅。

更甚者，錢不斷花下去，其實另有原因。

為了選舉。張明雄委婉地說，封溪護漁的經費，越級補助社區，其實是「中央把手伸到地方」。盧道杰也透露，藉由補助社區經費，政客是希望「能將地方的反對勢力體制化」，用經費補助重整地方勢力。簡言之，就是綁樁。而已經送到地方社區的計畫費，如果停掉，政治人物在乎的是地方社區的反彈，所以很難將一項不須再做的事情停手。

封溪護漁也就在這樣的總體政治影響下，利益從天而降，於是像是有人急著把一切裝進隆隆作響的機器中，讓這項政策以及相關的人、事、物，暈頭轉向地跟著大夥向前衝，好讓另一些人，獲得些不可告人的好處。

第三節 地方認為保育=賺大錢？

山野釣遊雜誌社社長左承偉說，如果今天山美村沒有爆紅，招來大批遊客，「我跟你『掛保證』，台灣的封溪護漁做不起來啦」。他認為，想效法達娜伊谷封溪的鄉鎮，其實真正的動機是「拼經濟」。基於愛台灣的好山好水，被破壞想再回復，他認為在台灣，那是很少數。

然而，主持政府單位封溪護漁成果計畫總檢討的張明雄說，生態是一切的基礎，不能夠殺雞取卵。當永續發展中，保育的根基被動搖，其他無論是經濟或是社區，全都無法立足。

成為大部分鄉鎮封溪護漁鼻祖的達娜伊谷模式，為了部落的經濟發展，除了門票，當然還要販賣魚飼料，雖然乾淨的溪水，卻漂浮著粉紅色泡爛的魚飼料。遊客還是繼續餵，魚已經多到不見溪底。

劉創盛直言，正常的溪苦花魚絕不會看到人就成群靠上來，釣魚這麼多年，他知道苦花是最神經質的魚種，看到人就會閃，現在乖乖看到食物就湧上來，曾經是水中精靈的苦花，「根本沒了個性」。

一到下大雨，這群「活標本」就被整批撈上來，免得像楠梓仙溪一樣被洪水沖走，遊客來就沒得欣賞，影響入園生意。他們把苦花供在池塘裡「避雨」，等雨下完再整批放回池子裡。苦花失去了大自然的淬鍊，一條溪裝滿了樣品似的苦花。沒有天災也沒有天敵，少了淘汰機制，溪裡的苦花魚全都養得肥肥胖胖，而且全都一樣大隻。劉創盛打比方，「如果一家子全都只有老人，那叫「仁愛之家」，根本不是正常家庭嘛」，後來，這群山中精靈，每十條就有一條背上帶著傷痕，因為苦花變得太多了，開始互相攻擊。

看在許多保育人士眼裡，達娜伊谷溪餵魚的行為，其實滿令人尷尬，台大生態所教授李玲玲認為，這已經是干擾魚類的行為，「一點也不天然了」。

尋找永續發展：生態、生活、生產的平衡點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理事長李永展從另一個方面來看，在他對達娜伊谷的研究中認為，無法停止的餵魚行為，反映了永續發展根本的矛盾：自然在人為的利用下弔詭地相互僵持，他們期待經營獲得回報，使部落陷入一種被情勢牽制、不得不然的狀況。

部落需要更多的經費來維持協會運作與社會福利支出，所以在這樣的壓力下，極力爭取大量遊客的心態，導致開放餵魚，拉也拉不回來了。

然而，若從要落實永續發展理念，生態、生活、生產，「三生」的平衡發展理念來看，這樣的利用方式，也是自然發展的情勢。

為農委會做了三年田野調查的台灣原住民永續發展協會副秘書長 Nakao Eki（漢名林冷），在他的部落格「山美日記」中，寫了這一段話。他從山美人的角度，真實地把封溪護漁的原由說了出來：

「封溪護漁」這個名詞通常都被用來指稱一種「溪流保護運動」，於是眾人對於「封溪護漁」的理解，多半也是「環保運動」式的。達娜伊谷封溪護漁運動的成功，使人很容易的將這個運動也與「環境保護」或「生態保育」類的西方思潮劃上等號，但其實這個連結本身便已經脫離現實。

以達娜伊谷而言，其運動的初衷一向就不是什麼「生態保育」，而是「經濟發展」。山美從提出封溪護漁計畫的開始，其目的便是為了要發展觀光，以提升部落的經濟生活。

山美村有個傳統，封溪自古以來，就是要大規模毒魚來吃，這是他們傳統部落生活型態。所以實行起來，大家熟悉溪流巡守工作，也沒人計較工作多寡。如今的封溪護漁，對山美村鄒族的人來說，只是換種經濟交換模式：不毒魚來吃，

而是發展觀光、改換鈔票。

這種「鄒式」的、本土的想法，在保育當道的現代，鮮少為人所知。

所以，他認為餵魚的頻率和數量可以管制，但是封溪之後開放遊客賞魚的方式，在鄒族人的眼中就像傳統毒魚一樣，保育是經濟發展的內在條件，兩者不衝突。

中華民國溪流環境協會理事長張崑雄也認為，傳統的毒魚文化，其實跟今天的永續發展沒有矛盾，用這種傳統的方式獲得魚來吃，是一個民生問題，永續發展的現代化想法就是「資源可以持續利用」，有經濟的收入，是一種民生手段，在原住民與自然漢文化傳統交織的在地知識護航下，經濟與保育是不衝突的。

況且，台大森林系副教授盧道杰也說，保育是相對的，與其它阿里山高山種茶施的肥料，沖到溪裡的汙染比較，達娜伊谷原住民的利用方式，「算好得多了」。

張崑雄說，永續就是持續能使用下去。護漁的「漁」，是有三點水的，其實三點水就表示有經濟行為或是人類行動。護漁並不是很武斷地說，「因為尊重自然，所以大家通通不准動」。這樣似是而非的言語，會造成一般大眾的誤解；永續應是聰明地使用（wise use），不會是完全不用，而是追求在生態保育中，有個人與自然「動態」平衡的調整過程。

在外界依樣畫葫蘆學習達娜伊谷的時候，外界看到保育帶來的經濟收入，卻沒見到其中的矛盾掙扎，以及原住民部落原有的條件與精神：與大地共存的生產方式，均交融在傳統的生活中，長老登高一呼，大家不只看見生活條件得以改善，是看見祖靈在呼喚。

有勇氣「顧肚子也顧佛祖」

外界與原住民族極大差異，是原住民對「財富」的看法，與一般漢人差異很大。林冷引了溫英傑一次達娜伊谷的訪談：其實，原住民只要山上種的東西，一年吃不完，就覺得富裕了；而且，財富一定和土地相關，他們有自己與土地相處

的在地知識，只是以前想到的是土地，現在則想到達娜伊谷溪。

地方政府模仿達娜伊谷的樣子，總認為這樣一封，可以帶來經濟復甦。然而一般漢人封溪護漁的鄉鎮地區生活方式，被各種現代化市場經濟型態與觀念滲透之後，要從價值的失序中走出，何去何從？

關西鎮釣魚暨環保協進會總幹事劉創盛說，「很多地方，以為把溪裡的魚圍起來「當錦鯉養」，認為有大錢可賺。」地方簡單的想法就是，封起來等到魚多、然後遊客多、錢就滾滾進來！

溪流脆弱敏感，人類過多的殘酷它默默吞吐著，如今殘破的溪水，只是如實反映著人心被撩撥而過多的慾望。

常常被地方高爾夫球場，或者化工廠控告為「環保流氓」的劉創盛也說，你溪流的體質好不好，棲地有沒有遭破壞，中間有沒有攔砂壩，或是有沒有怪手整治不需要整治的溪谷，工廠有沒有非法倒廢水，有沒有人恣意電毒炸魚？這些都要在提封溪護漁時，需要放掉以封溪護漁作為被動逃避的面具，主動以勇氣一併整治的。

農委會林務局，最剛開始詮釋封溪，主要的願望是把它當作復育(recover)的方式，讓溪流休養生息。甚至，希望藉由生態保育，達到永續利用的遠景，也就是不能「殺雞取卵」，應該是「把雞照顧好，大家可以吃雞蛋，大家再把吃飽的力氣回過頭來養雞，形成生生不息的自然循環。」只是現在大家不去看威脅母雞健康的，是不是環境髒亂？還是養戶家道中落？只想圍起柵欄，強打抗生素，催母雞多生點蛋，好上市場換個高價錢。母雞怎會不生病？雞蛋怎麼可能天然？

自然資源怎麼用？如何用得有智慧、能夠「天人合一」，既「顧肚子又顧佛祖（台語）」？方國運要大家「坐下來討論」，找回核心價值，才是決定封溪護漁方向的關鍵。

第三章 封溪護漁關鍵二三事

第一節 封溪護漁 SOP，怎麼不做？

資源調查普遍被認為迫切需要。然而中央單位的林務局、國科會，以及學術單位，均無能提供針對每個鄉鎮溪流封溪護漁所需要的客觀評估資料，主要因為國家科學經費流向沒有意願支持。而學界以及林務局傾向依賴各鄉鎮，從垂釣費用中，以專款專用的方式支持在地的資源調查。然而在尚未了解溪流資源之前，開放垂釣又有許多法令上的限制，以往案例也出現許多牽涉到社區經費運用的問題尚待解決，經費來源已陷入「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窘境。更有在地聲音指出，台灣的溪流小，不能複製國外經驗，其實台灣溪流根本不適合劃分垂釣季...

在封溪護漁進退失據的情形之下，新竹縣農業處森林暨自然保育科科長傅琦嫩常跟農委會林務局、漁業署建議，封溪護漁需要有標準的 SOP(問題解決方案流程)出來，包括科學上的生物量調查、行政上的程序，可以讓大家都遵守，否則地方上要求要封溪，沒有一個評估的指標，「其實都是很主觀地在封溪。」

張明雄認為，要能經營管理的先決條件，首先，是對環境的徹底了解。淡水魚資源之調查工作遲至民國七十年之後，學者們才陸續在各地展開。目前每年在台灣從事淡水魚研究的計畫，約在三個月左右，曾主持農委會淡水魚資源調查的林曜松認為淡水魚的研究在國內是相當受到忽視。

封溪官員視察時，最常見呈現的調查成果，就是左承偉所謂的「吐司麵包法」，其實就是只能用「餵魚」，當作成果發表。

魚被餵了之後就有馴養性、制約反應，所以固定餵魚的地方，魚就會很多，通常記者也最喜歡拍，隔天報紙標題就可以是「某某鄉，封溪護漁有成」，搭配新聞結尾由縣市長宣示永續發展與生態旅遊的遠景。

但是左承偉相當質疑，「某個溪段魚多，就代表封溪護漁成功嗎？」到後來，左承偉去溪流觀察有沒有人為干擾的餵魚習慣，很簡單，只要抓一把沙丟進去，丟沙，魚會衝過來，這代表這魚是被餵過的，很明顯。他質疑很多魚不代表護漁成功，護漁成功也不必然等於永續發展。但是為了能繼續封溪，餵魚的戲碼還是

會不斷上演。

張明雄，說主持國家科學研究的國科會以及學術界，是很有條件以及責任，站在輔導的角度，回歸科學基本面，老實地協助調查溪流的生態。

學界難為

話雖如此，台大生態所教授林曜松，站在科學界的政治經濟結構上來看，卻認為寄望在國科會或是學術研究上，不大可能。

他說出了客觀的事實，有哪個研究生會待在那裡十年、八年？「寫一篇論文就走了。」然而，溪流環境是今年不一樣、明年不一樣、甚至每天都不一樣。

而且，國科會要是看老師的學術研究，每年都調查同一條溪流，反而還懷疑你沒有在進步。「台灣很奇怪，都做同一件事情，就會是沒進步。」但是，生態調查這種東西，要十年、二十年、甚至一百年，老老實實做同一件事，才會看到趨勢，也才能依據環境的變化做決策。

新竹縣森保科科長傅琦嫩也說，從人口結構來看，台灣喜歡釣魚的人口太少，比較難透過他們 support(支持)學者，向國科會反映什麼。學者專家有這樣的自覺就更困難了，因為昇等的現實，擺在眼前。

針對「魚類」資源調查的部份，也許還有學者會專精，但是現在封溪護漁政策舉步維艱的問題，暴露了學術界長期缺乏對「整個生態系統」的調查能力。生態的研究，也順應學術潮流，將大自然零碎切割，越鑽越窄。

劉創盛看研究生來做調查溪流的學術論文，觀察五十公分平方的溪流物種，覺得相當訝異，原來他與社團那些「沒唸什麼太深奧知識的釣魚人」，每次出動累積一年調查魚類資源或是水棲昆蟲的範圍，「大概可以作六篇博士論文以上。」

傅琦嫩從學術資源的角度來看，「台灣本土的生態鏈、整體生態系統調查，在國際學術期刊的 SCI 點數太少，也跟學術昇等考評沒有關係」，國科會，並不會支持。

這讓國家的學術資源很難去支持，真正該做的事。

山野釣遊雜誌社社長左承偉，一邊在台大生態所就讀，也苦笑「學術界研究魚類，大多會算算某種魚有多少鱗片？咽喉骨的形狀跟基因有什麼關聯？...等等」他從業界跨學界，想跳脫微觀，做垂釣行為對生態環境的衝擊評估，也沒有太多資源可以支持。

調查的經費來源

林曜松認為，譁眾取寵的封溪護漁，應該回歸到最基本面。「封溪之後，到底要怎麼開放、如何開放才有永續發展的可能？或者需不需要封？這都需要持續的經費，支持做調查研究。」調查讓人知道這條溪每年魚生了多少、死了多少、留下多少、族群數量夠不夠。多了就開放釣魚，少了就封起來，不就解開所有人對環境資源耗竭的擔心？

他舉美國為例，當地溪流會有專人，每天針對溪流做調查，累積專屬當地、長期的物種族群資料，如此政府在制定政策時，才有依據。

他主張應當要發展釣魚證照費用，作為溪流調查的經費，「專款專用」。

他提到的經費來源，如果是遊客收來的門票，並不容易拿來做溪流的調查工作，他問：「椅子壞了要不要修？管理人員要不僱用？蓋步道之後的維修錢哪來？這些都分一分，最重要的保育關鍵--『溪流調查』卻分不到。」那麼，他認為如果是「釣魚證」收來的經費，就可以專款專用在溪流的調查上，

話雖如此，但實際上，南台灣的三民鄉楠梓仙溪，已經試過類似的方法，卻行不通。

楠梓仙溪是有機制，將垂釣証的費用，劃設部份給溪流保育及調查使用。但是，依照台大森林暨資源保育系副教授盧道杰的田野研究，垂釣証回饋金的方式，如果只是用在保育，農委會僵化的運用經費，讓民眾沒有討論空間，也沒有獲得經費上的實質回收，地方居民對於這樣「硬梆梆」的經費運用，沒有回饋到

地方實質的生活改善，保育只停留在「唱高調」，無法有實質的回饋，讓居民生活品質變好，居民保育的胃口便被打壞。

另外，還有繳稅的問題，三民鄉楠仔仙溪勝利般地開放垂釣，然而財政部卻在此時，要求楠梓仙溪的垂釣經費，能先回到中央，扣掉稅金之後，再給縣庫，現庫再依鄉鎮需要，撥還給鄉鎮，然而這一來一回，看在等待回饋的居民眼中，萬分不悅，保育的熱切也漸漸消退。

況且，要能有釣魚証的制度，一切需要跨越的障礙，還有許多。

林務局保育組組長方國運說，台灣的溪流時常有枯水期，冬天的溪都沒水，夏天颱風一來又有洪水，魚的產量其實不穩定，要維持可以營收的釣魚証機制其實不容易，「我們的溪又不像美國的溪，這麼大條！」

劉創盛也說，那些想要移植制度的想法，要考慮到別國的環境跟台灣有沒有一樣？民族性是否一樣？況且依他多年的釣魚經驗，因為全球氣候暖化，台灣已經一年四季都有魚在繁殖，怎麼規定開放時間？怎麼劃設垂釣區？這些都要考慮進去，並不能一味複製別人的經驗。

於是政府與專業團體，在封溪護漁往下一步踏進需要產生自給自足機制出現的轉換蛻變期，此時不能縮手，或許不是給出標準 SOP，而是更需要投注輔導與精力協助各個社區培養調查、保育、或者營生的能力，張明雄說。

第二節 社區作主行不行？

林務局保育組組長方國運回應地方呼籲中央，擬出封溪護漁的 SOP，他的立場是，每條溪流都長得不一樣，怎麼可能有 SOP？而且溪流的情形，「當地居民應該比林務局還清楚」，林務局希望居民知道自己要什麼，林務局有的會盡量給。

盧道杰進一步解釋，其實因為住在溪流山林的居民，因為與自然資源比較接近，洗衣服、洗菜、戲水、都與溪流息息相關，溪流已經成為生活習慣的場域，居民只要再比平常生活多花一些心力，洗衣服時、釣魚時留意一下水質，有沒有人偷倒垃圾？有沒有人電毒炸魚？有沒有人不當的溪流整治？也許不到百分之百的巡守效能，但是也比中央林管處，或是森林保育警察相比，已經好太多了，「中央希望，居民能當政府生態保育的『手』跟『眼』」，自動自發想保育溪流；甚至，能進一步挖掘庶民平常生活的在地知識，認識自己家鄉的溪流、社區環境、生態，跳脫科學實證的調查邏輯。



居民是社區的主人

盧道杰認為，談保育，人要能回流，「沒有人進來，生態保育是假的」。也就是主體是社區居民。他樂見地方有能力，也能發展成為生態旅遊產業，或是民宿、喝咖啡的產業也無妨，當然要摒除利益分配不均的問題，他在意保育的總體效益能提高，藉由回饋地方，讓溪流的巡守具有經濟、政治、社會的誘因。

然而，這樣的想法，卻讓急於擺脫困境的鄉鎮，有了錯誤的期待。

廟口的約定不再 是瓦解的開始

在張明雄眼中，「用溪流拼經濟」的心態卻是封溪護漁錯誤的開端。

張明雄苦笑，每次去地方演講，都要先鼓吹居民，「保育可以幫助地方繁榮」，居民興致才會比較高昂。台大生態所博士班研究生林宗以也覺得，現在不給當地

居民經濟上的誘因，老是希望當地居民能夠配合，是沒有人會願意主動配合保育推動的。

「我覺得自己好像是幫兇。」張明雄說，他覺得，站在中央推動保育的積極性上，總覺得至少要先把保育的工作做起來。

然而，方向似乎越走越偏，經費不斷從四面八方灑來，前進的速度太快，方向已經快要失控了。

起初政府單位起心動念是認為，讓居民以「苦行僧似的義工精神」來做河川巡守工作似乎不可能，林務局認為並非每個社區都有如此「利他」以及「大愛」的生態環保意識，願意自己掏腰包來從事巡守隊，政府除了補助，也可以給個經濟誘因，讓居民願意為地方多盡些心力。

於是，中央或是地方縣市政府基於鼓勵願意出來幫忙的居民成立河川巡守隊，慢慢提供經費，保險、油、保險、制服、還有無線電陸續補助。

但是參與的人，由於有補貼性質，「動機也就不再單純」，張明雄說。

錢多，事就雜。當驅動力不再是廟口聚集的街坊鄰居，漫長午後的「抬槓」，「阿公揪阿媽，厝邊揪樓頂」，主動想為被破壞的溪流環境盡份心力，家鄉的事，好像就變得複雜了。

張明雄認為，封溪護漁過了高峰開始要往下走，關鍵轉折就是地方政府與居民，心態上的改變。

「封溪護漁，已經從大家單純談論到環境不好，『相揪』來去溪邊撿垃圾，變成『哪裡可以弄到經費』，要找到經費，要成立巡守隊才好做事情。」張明雄一語道破關鍵。

張明雄舉苗栗縣南庄封溪護漁的例子，當地從民國九十年蓬萊溪封溪護漁開始以來，已有相當好的成效，魚類資源恢復，苗栗縣政府也積極推動當地觀光。

然而，一間間開在南庄鄉的咖啡廳、民宿、藝廊，提供著遊客山居藝遊的悠

閒氛圍，然而有能力開咖啡廳、民宿的業者，多半都是外地的商家，而那得到溪流資源回饋的商家，「雖然支持，但是不可能有時間做溪流巡守的」，而有時間撥空巡守的人員，多半在當地務農、工廠工作、或是公務人員，反而是跟觀光的利益無關的人做巡守，藉由溪流資源獲得好處的，永遠也淪不到沒有「生產工具」的人。張明雄直言，參予度有問題，「這並不公平。」

而且，他歸納，封溪護漁的鄉鎮性質多屬於「都市邊緣的地區」，因為外移人口多，人際關係不緊密，難以凝聚需要依賴傳統緊密人際關係的社區向心力。

或者，本來或可從在地形成的凝聚力，以及從生活中提煉出來的所謂「在地知識」，因為愛鄉愛土，就算沒有保育的知識，也能摸索出自己與環境生活的一套的「SOP」，因為制度化的機制進來，這些鄉里俗民間說不出來的默契，也隨之煙消雲散了。

像是坪林鄉九十二年申請替代役來巡守金瓜寮溪，張明雄也認為不妥，「怎麼會讓外面的人來幫忙咧？」雖然山野釣遊雜誌社社長左承偉認為，整個坪林鄉粗窟村的共識還是不太夠，先由國家資源介入來幫忙。

然而，社區有共同為家園付出的共識，才是所有行動的前提，「否則光是巡守人員，組成動機就會有問題。」張明雄再次強調。

大家原本或許是單純想為家鄉作事。隨著經費的投入，原本社區主動關心，不計代價的動力，跟著瓦解。

更雪上加霜的是，自從政府補助，可以作為「政績」，許多地方開始爭取。

金錢的劃分也讓單純的舉動蒙上陰影。張明雄也認為，有了經費補助，動力很難單純，政府當初是站在支持社區的角度，讓社區沒有後顧之憂，「幫你保險、買些設備」，但是後續的部份，也許是經費的編列不是很明確，大家發現可以去採購一些其他的東西；或是有多餘的經費，在村里長們有「政績焦慮」之下，為了接下來的選舉，讓居民「看得見、感覺得到」的發包工程建設，也就少不了。

一直到每個地方都需要經費來支持這樣的行動，封溪護漁終於「沒有辦法回頭了」。

雖然封溪護漁希望藉由生態保育，達到經濟效益的想法，是永續發展概念上創新也具有突破性的舉動，然而「到後來都變成工具性地使用」，台大政治系教授黃錦堂惋惜地說。

「適度的回饋」是居民巡守家園的鼓勵，讓居民有動力繼續，保育台大生態所研究生林宗以說，「拿捏得好，永續才有可能。」長年在坪林鄉的耕耘，左承偉覺得義工式的道德訴求，並沒有辦法延續巡守隊的熱情，他認為應當把溪流資源像是一門生意來經營，收支損益算好，讓居民知道有多少經濟誘因，自然能吸引人。然而「誘之以利」召喚來的人，究竟是不是推動社區永續發展所要的人呢？

盧道杰說，雖然「經濟誘因是不可或缺的」，然而他強調「只有經濟誘因，也是絕對不可能做到的」。

這其中的「拿捏」，是永續發展成功的關鍵，如何拿捏分寸，考驗著各方的智慧以及社區內、社會資本的雄厚與否。



第六章 生態旅遊與封溪護漁

第一節 封溪護漁能帶動生態旅遊嗎？

在雪山隧道開通前，如果要去宜蘭，只能走北宜高速公路。蜿蜒的北宜會先經過坪林鄉，那是遊客不會錯過的觀光景點。

下車，喝杯茶，吃個有名的坪林茶葉蛋，上個廁所再出發，是台北到宜蘭的行程之一。週末走北宜接坪林的人潮與遊覽車，是絡繹不絕。

就在二〇〇五那年，雪山隧道通車，往宜蘭的遊客開上便捷的高速公路，少有人想走北宜。作為光觀中繼站的坪林，著急了。

往常一到假日每間茶葉、小吃店高朋滿座的情形大不如前，就算強上掛滿了茶葉金牌獎，連老人家都站到街上，拉遊客到裡面坐坐喝茶，生意還是欲振乏力。

這幾年，在任的鄉長，無不想盡辦法，期待坪林由枯轉榮。坪林鄉由於是水源保護區，一方面開發受到限制，但另一方面卻也保留了青山綠水。現任鄉長，就積極希望靠著「封溪護漁」，承諾鄉民讓受限於翡翠水庫集水區，開發受到水源管制區限制的坪林鄉，也能乘興生態旅遊的熱潮，藉著保育溪流，引進觀光資源以及中央政府的關注。

坪林鄉公所秘書王建驊說，坪林從五月開放到十二月的垂釣活動，就是第一波的宣傳。鄉公所知道，「光靠釣魚的人，賺不了錢」但是鄉公所是想藉著媒體告訴國人，「坪林，準備好了！」準備迎接衝著坪林好山好水，想來趟生態旅遊的新興「樂活族 (LOHAS)」遊客。

然而實際上的情形是：星期假日，街上賣茶葉、茶餐的店面，還是望不到攜家帶眷熱鬧出遊的傳統遊客。

取而代之的，是穿著皮衣皮褲的重型機車車隊，以及牽著鮮豔昂貴腳踏車，靠在便利商店門口喝寶礦力水得的「新興遊客」。

兼賣茶葉的小吃店老闆娘端上豬血湯，熱心告訴我，還可以去賞魚步道走

走，那裡很漂亮。但是當我問到，賞魚步道做好，小吃店生意有沒有比較好？老闆娘苦笑，「常常看人騎著腳踏車就過去了」。

他們的裝備讓他們享受「穿梭」的樂趣，並不作停留。

第二節 遊客的心態

坪林老吊橋下，北勢溪開闊清澈，重新整平過的溪谷不深，很容易穿過溫潤的波光，遊客最常站在在吊橋上俯視溪裡的魚。通常，有溪、有魚、有遊客，就會上演「吐司麵包餵魚秀」。

不能釣，總可以餵吧！遊客低頭灑下麵包，繼續觀賞黑壓壓整片魚群在腳底下聚集。小孩拍手尖叫，也把手中的餅乾往裡丟。最扯的情形，左承偉還見過民眾把整盒的月餅，「咚！」的一聲往裡丟，漾起了一圈油漬。「魚難怪會大隻，恐怕都還有脂肪肝。」他無奈地說。

以坪林鄉為例，希望以封溪護漁維護生態環境，以好山好水招徠遊客，並開闢賞魚步道，自行車步道，賞蕨步道…，或者搭配當地特產與博物館為地標，開啟一系列旅遊行程，究竟到自然環境中賞魚算是生態旅遊嗎？究竟這樣的賞魚、餵魚、騎腳踏車看山看水，算是所謂的生態旅遊嗎？

台大地理資源系教授王鑫認為，生態旅遊唯一的真正發展，是「感知生態美的能力」的發展。他說，「能夠有生態導覽，深入了解當地的生態與文化，就算在台大校園，也是生態旅遊，但是如果只是吃吃喝喝，走馬看花，就算跑到台灣最深山，也不算！」

《沙郡日誌》這本書中也寫道，對於感知的尋求而言，一窩蜂地去追求休閒遊憩是無益的，沒有必要的…。真正的遊憩的發展，不是要建造通往美麗鄉野的道路，而是要為依然可厭的人類心智培養感受力。

台大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教授張文亮做生態工程，最常應遊客要求，把野外的蘆葦通通都燒掉，因為遊客說，「太像墓仔埔」，觀感不好。然而蘆葦卻是水

棲生物愛吃的食物，含水量高，對水土保持貢獻特別大。這些都是喜愛便利、乾淨、舒適、來野外只想要「放輕鬆」的遊客，無法體會的事。

《休閒社會學》書上寫著，現代性所提供的舒適，其吸引力畢竟是超過了其疏離性，讓人們寧可扭曲自己也不願放棄舒適。大多數的現代人喜愛真實卻又離不開文明，喜愛舒適卻又想接近「想像中浪漫的自然。」¹⁶他也說，台灣遊客想去的地方「不叫野外，叫公園」而且在立牌旁邊一定得要看到魚，他笑說，「又不是在動物園。」他看見社區搭起越來越多的賞魚步道，也讓張文亮不以為然，「哪有去野外不弄髒腳的。」這些專為遊客設計的人工設施進來，反倒離真正自然的「野性」與當地社區的「人性」遠了些。

休閒變成僅僅是想辦法找樂子，而不是一種「自我成長的行動和社區的互動與營造」了。如果就生態旅遊白皮書，定義生態旅遊為「一種在自然地區所進行的旅遊形式，強調生態保育的觀念，並以永續發展為最終目標」，符合定義者，必須透過解說，引領遊客了解並欣賞當地特殊的自然與人文環境，提供環境教育以增強遊客的環境意識，還有對當地環境行動的責任感，甚至提升當地居民的福祉。這些走馬看花、熱愛餵魚的遊客，恐怕都不及格了。

¹⁶ 《休閒社會學》，P178

封溪護漁目前的狀況

現在封溪護漁的情形，以台北縣為例，一共有二十九個鄉鎮封溪護漁。一窩蜂地封溪，每個鄉鎮都在搶中央撥下來的封溪護漁經費，大餅分一分，現在能夠給地方的錢，剛開始太多，現在則變得太少，一樣活不了。

於是現在，劉創盛說，現在要封溪，地方政府也只能給一個牌子，立一條法規「不用錢的縣政府可以給，其他的人力、物力、專業，『要，沒有』！」到最後鄉鎮沒有中央或地方縣市政府的經費，也沒有遊客帶來收益，最後就只能自力救濟，撈魚去換錢了。

原本新竹縣尖石鄉也期待可以在封溪之後，魚量豐沛開放垂釣，像達娜伊谷那樣，讓山地鄉鎮繁榮起來。但也因為七二水災帶來洪水，保育的溪魚也隨著大水沖走。漁業法封了，不知如何開放，當地的原住民本來殷殷期待封溪之後的遠景實現，現在卻動彈不得，為了生活以及傳統習性所需下水抓魚，原本所立的漁業法，現在竟然讓巡守隊常常尷尬抓到「自己人」¹⁷。

如果，原住民有狩獵習性，當地居民如果習慣釣魚，或是遊客喜愛抓魚蝦，庶民的休閒，為什麼要禁絕？

台大生態所教授林曜松說，雖然封溪護漁確實會讓魚變多，但是多了要怎麼用？下一步要做什麼？封溪護漁作觀光是「一種」方式，但是釣魚也沒有錯啊，你不去釣，魚也會死，「拿走不表示魚會減少」，只要不釣超過讓族群維持穩定的數量，多的魚群被釣走，讓族群壓力變少，魚覓食的壓力減小，反而刺激魚群生更多。劉創盛也說，釣魚的人，當然喜歡釣好上鉤、釣容易釣的魚，數量多的魚（也代表在此地為優勢種）因為覓食壓力比較大，自然比較好上鉤，「像是很多人愛釣吳郭魚和福壽魚，（因為）成就感大嘛！」所以劉創盛說，釣魚絕不可能故意去釣稀有保育類，「站半天釣不到，是很痛苦的事耶」。

¹⁷ 2004-01-05/聯合報/B1 版/桃竹苗焦點，《封溪護漁 豈止宣示而已》。

「沒辦法，漁業法就是全有全無。」盧道杰無奈地說。漁業法的開放不能調控，開放就開放，「只有圈和叉的選擇」，要封就全封；然而野生動物保護法又管太多，所有土地開發都嚴格限制，鄉公所實在沒有能力配合，「為了釣魚這件事，把其他可以利用發展的空間、工具、材料都管死了」。不是每個鄉鎮，都能像楠梓仙溪、新武呂溪這樣全鄉鎮合力促成保護區。沒有大量專家學者 support(支撐)，地方居民沒有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動力，目前大部分的鄉鎮大多也只能用漁業法粗略地封起來。

但是如果沒有配套方式地打開，悶了好久的釣客躍躍欲試，「一窩蜂出動，對生態來說又是另一場浩劫。左承偉看過坪林鄉二〇〇六年的開放，真可用「大屠殺」來形容。本來鄉公所決定要開放兩個月歡迎大家免費垂釣，順便打打坪林好山好水的知名度，然後，從五月一號到五月五號，五天就「謝謝收看」，「玩了五天大屠殺啊！」一公尺就站一個人，整條北勢溪人山人海，鄉公所嚇到，五天就草草結束再度閉關。

「總不能像奧運一樣四年辦一次吧！」左承偉無奈苦笑說，「就每個鄉鎮輪流辦，再舉行『魚形聖火』的交接，大家輪流封四年，再開幾天大屠殺。」

「總不能這樣搞吧，溪流承受得了嗎？」劉創盛也慨歎，原先的硬性封溪，必然伴隨開放帶來遊客衝擊的後果，當初封時有想到怎麼開放、開放後的代價嗎？

劉創盛以他釣魚多年的體會，還是認為：**如果溪流的體質好，棲地不要被破壞**，中間沒有攔砂壩，或是沒有怪手整治不需要整治的溪谷，工廠不要非法倒廢水，沒有人恣意電、毒、炸魚，魚也不會少，根本不需要封。

只是封起來最方便、最有甜頭、最流行！

甚者，封起來再有條件地開放，輿論報紙以及巡守隊找傳統釣魚的人開刀，卻張開雙臂歡迎另一批花得起垂釣証費用的新興遊客，完全失去了戶外公共空間所能提供的平等使用精神。我問在坪林北勢溪享受釣魚樂的蔣先生，收費之後還來不來？他說，如果太貴就不來了。

如果花得起錢的人可以享受在青山綠水映襯下垂釣；花不起錢的人，只能去釣臭臭的淡水河。大自然全然地擁抱我們，我們卻將它，劃出一道道藉以區隔人的鴻溝。

《休閒社會學》書上寫，戶外遊憩是擁有最大空間的休閒活動方式，由於空間大多數是屬於公共財，因此戶外遊憩空間的規劃是平衡階級空間利用的手段，也因此要是政府施政相當重要的目標。¹⁸

封溪護漁到了最後，竟與人類親水的習性產生巨大的矛盾，也忽略了當地居民與溪流密切的生活習性，甚至人人平等的公共空間使用概念，想要以此做為社區營造出發點的荒謬，恐怕大家都始料未及。



「那應該怎麼搞？」

溪流資源永續發展利用的議題仍舊持續延燒。

封溪護漁該如何前進？

我們再回去新竹縣關西鎮四寮溪封溪護漁的時空。

跟著我再走一趟，

進入他們的世界，看看他們怎麼做？

¹⁸ 《休閒社會學》，P168

【仰望】關西鎮釣魚暨環保協進會

台灣封溪護漁的來龍去脈，大致說過之後，我要再回頭介紹四寮溪的封溪護漁。

如果我說，迥異於其他封溪護漁命運的關鍵，在於關西鎮釣魚暨環保協進會（以下簡稱協進會），對當地社區乃至新竹縣發揮了無與倫比的影響力，我想從新竹縣政府到當地東山里的里民，沒有人會否認這句話。

關西鎮釣魚暨環保協進會成立民國八十八年，當初只是幾個家住附近的釣魚同好慫恿，由劉創盛擔任總幹事，主要為了切磋釣魚技術，兼遊山玩水。

當兵前就酷愛釣魚的劉創盛，常常結伴去釣魚，刮風下雨也澆不熄。放著當了九年的裝潢師傅不幹，開起了釣具店。他也見識過好幾年台灣溪流生生不息、魚蝦滿盈、生命力活潑的盛況。

雙腳踩在水中，這幾年腳邊流過的溪水顏色卻變了，有時候還會看到有人在橋墩下，拿著氰酸鉀偷偷在毒魚，活跳跳的溪魚就翻了白肚，鋪滿整條溪…。然後，原本離生活滿遠，只在新聞中見到的：上游工廠破壞、水質惡化、原生魚種稀落、外來種入侵、棲地破壞，全歷歷在目。

本來只是想釣魚休閒，一股「說不上來的感受」油然而生。他和現任會長邱昭君兩人氣不過，常常跑去化工廠和高爾夫球場「嗆聲」，摸黑拍照片，並長期監控紀錄拍攝，誓言找出殺害溪流證據，要做「環保馬前卒」。

默默地，協會內部也發生質變了。

不久，協會開始陸續投入環境維護工作，被破壞的環境，捲起袖子要來恢復。總幹事劉創盛從什麼都不懂，一路摸索出來，現在整櫃的生態參考書，連上廁所也不放過。劉創盛堆在廁所馬桶上的書籍，從「淡水魚類資源圖鑑」到「數位相機實戰手冊」，放了一整個書櫃，都是這幾年調查，需要用到的工具書。他笑自己比在學校讀書時認真千倍。

或許釣魚就是享受平靜，帶著斗笠的蔡伯父，也是協會的成員之一，對於我

的叨擾，回答通常簡短。喜歡釣魚的原因就是：「從當小孩時，就愛釣，有溪就會去釣啊！，但是現在的溪和以前不一樣了」，再追問，老人家也說不上來，就只是嘴裡念著：「不一樣囉」。

和他的孩童記憶，那個我不曾踏入過的年代，不一樣。從離開家鄉，到都市奮鬥打滾後，當再回到從小能放情的角落時，是怎麼樣感覺到與過去迥然斷裂的世界？

流水帶著回味的心情，與水的相望彷彿流逝著不是他們的歲月，而是懷舊的況味，有著回不去的記憶，或許陳積些微現況煩惱的擺脫和洗刷。回不去孩童時的無憂無難，面對這幾年環境的驟變，充滿了遺憾、感慨與懷念，這些像是水底的沙，總鋪滿每位長者的腦海。

認同

我再問劉創盛，成立協進會的動機何來。他只給了我一片光碟。

按下「開啟」鍵，power point 檔案放出民歌《陽光和小雨》，「…如果有一天，陽光不見了…。」搭配一張張幻燈片，劉創盛試圖告訴別人，他最初的動機，就是喜歡釣魚，對溪流的喜愛，對家鄉的喜愛，和對它被破壞之後的痛心疾首。「你看了一定會想哭！」，他順口一句。我明白，這張光碟裡有他沉甸甸的心。

這個家鄉，就是他的「家」，不是「民宿」，不是弄成一個「像家」一樣的地方，用來招徠客人，也從沒先想要怎麼去「振興地方經濟」的問題。

自然而然，就會有一群同樣理念的人被吸引。

「你不禁會想知道，為什麼他會有這麼深的責任感。」談論著協進會，怎麼會有這麼大的動力？新竹縣森林暨自然森保科科長傅琦嫩也墜入自己的回憶，輕易地激動起來。「你的年紀沒辦法去感受保育有什麼意義。」她在鄉下長大的童年，根本不用安親班。夏天的下午就去溪裡玩水、釣蝦、抓螃蟹，帶著鐵製餅乾盒和一點鹽，溪邊就可以自己料理野餐。說著說著，傅琦嫩居然漾起了像孩子一

般的笑眼，像河流在陽光下閃爍著。

面對我的年輕，她有些感懷，「你很難感覺台灣的變化」，許多資源就在經濟起飛的年代被葬送掉，因為窮，夢想做的事，就是把路開直直的，然後讓買來的大車子可以到。

新竹縣政府格外珍惜和協進會工作的夥伴關係，想要打造一個溪流生態戶外教室，不打算開放觀光，而是讓居民向來參訪的學童，介紹溪流周邊的精采生態故事。

他們的想法是，「成年人的觀念其實很難去改變，可是如果在小時候發酵，會跟著他一輩子。」

想起劉創盛在接受訪問時，迫不及待說的第一句話：「溪流保育最重要的是人心的改造。」記得每回去四寮溪，縱然在封溪護漁期間，他還是會邀請我「就下去踏踏水吧，很涼喔！」再一邊翻起石頭，撈起搖蚊幼蟲讓我看，告訴我，「魚吃這個，有搖蚊魚才會多！」。

如果對自然有感動，認同的力量就大了。

四寮溪戶外溪流生態教室的驕傲

於是九十一年封起來的四寮溪，最近在協會主導下，走上溪流戶外生態教室

東安國小於四寮溪溪流戶外教室校外教學。劉創盛提供



的路線，沒考慮要開放觀光、發垂釣証。卻因為自然生態資源的源源不絕，協進會想把四寮溪規劃好，走「教育路線」。確實也吸引了不少帶著「尊重」與「求

知」的心態來四寮溪參觀的團體。

這條野溪，目前是由關西鎮釣魚暨環保協進會協同東山社區，主導著四寮溪發展的命運。

坪林鄉可能一潭水裡的魚就勝過整條四寮溪了，可是為什麼協進會會員和東山社區居民，可以這麼有自信、這麼驕傲？新竹縣森保科科長傅琦嫩有一些觀察。

在新竹二十八號縣道，1.6K 附近右轉就到崇德橋，橋下，就是四寮溪了。

這天早上十點集合，社員吳昌宏，要帶著社區其他的居民，來趟四寮溪的生態資源解說，社區發展協會的居民要向這位老人家，學習如何向來訪的遊客或團體，解說社區的自然生態。

雖然不像坪林鄉，有水泥座為基底，打上鋼板刻蝕成的精緻魚類解說圖放在溪邊，讓遊客可以辨識溪裡的小魚；四寮溪的立牌，是協進會用印表機印好、錶禱，手工貼在自製木板上插在土裡，為了來參觀的學童而立。而且經過魚類資源調查後，只寫四寮溪裡有的魚。雖然下雨浸潤把彩色墨水印出的字稍稍暈開，還是能分辨立牌上，協進會細心地將魚分公母、分成魚、幼魚。也用鐵絲沿著溪，將山坡上稍不留神就會錯過的小花小草，掛上自我介紹的紙牌。

協進會的老成員，也是東山社區居民的吳昌宏，向一同鑽進生態教室的社區居民，介紹一個個神奇又樸實的生態裝置。例如，在入口不久就會看到的大堆竹筒砍好後挖洞，排好整排在路邊。乍看以為是裝飾，但是下過雨之後，這些竹筒就會發揮神奇功效：因為積水，孑孓、蚋蚊、搖蚊等水棲昆蟲就可以滋生，是豆娘的主要食物，蜘蛛也可以在這裡結網，仔細一看，旁邊還有大水娘華在積水中奮力彈跳，「這樣就是一個可以向小朋友解說的生態系了。」

劉創盛和協進會的人想到這個點子，一邊實驗一邊搭建，常常工時超過預估，這樣「手工的生態設施」，不像有標準長相的工程發包，往往都是獨特技藝的巧思與實作摸索出的成果，「沒辦法，生態教室就得做些昆蟲可以生長的天然棲地，讓小朋友就地彎下腰就看得到的，多的工時就當做義工吧！」吳昌宏說。

隨著吳昌宏的腳步走深，每看見一花一木，他都興奮地想把背後的故事告訴

人。時而滔滔不絕，時而訕訕地拍拍頭，要大家等他一下。一陣沉默之後，才大笑：「老了！我忘記了！哈哈！」大家也笑成一片，隨後你一言我一句地聊開，補充孩童時自己對這些植物的私房記憶。

吳昌宏從粗工退休後，就一直在協進會做事。總幹事劉創盛從去年起，讓有做調查的社員，要把調查心得告訴大家。他發現，調查久了，對於生態會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你不讓他講解，他還會搶著說咧！」，他確實發現吳昌宏發言變多、變踴躍了。

「你有沒有注意看他們臉上的表情？」新竹縣森保科科長傅琦嫩看見，老人們眼神中自信的光采，充滿驕傲。傅琦嫩認為，「一個社團能走到這樣，是非常成功的。」

大約每一個半月，會針對最近作的調查和保育工作，開工作總檢討會議。「你大概很少碰到期待開會的會員吧」，並不是有獎金，也不是會記點，劉創盛說，「因為來，他會往上成長啊！」放下開貨車、做水泥、版模、科技工廠的工作，晚上吃過飯就踩著拖鞋來開會，大家嘻嘻哈哈，大部分都上了年紀的大叔們，彼此還像大男生一樣互相調侃。很多釣魚、生態調查的技術、心得和知識，都在插科打諢裡交換。總幹事劉創盛也能讓大家服氣，在這些釣魚的經驗裡，總能提煉出知識，例如成員釣到圓吻鯛¹⁹，劉創盛也機警地發現情形不妙，「圓吻鯛不該出現在新竹，它的擴散對當地生態是個威脅」。凡此，都列在由協進會出版的季刊《保育領航》中，讓大家交流釣魚、調查的知識。

¹⁹摘自《保育領航》：圓吻鯛口吻與苦花、鯁魚乃相同的特徵，下頷肥厚結構，正是為了石上藻類而生，喜歡棲息開闊而高日照的水域，4~11月在湍急瀨區刮食藻類，入冬前則進入潭區深處，以躲避冷冽的冬天溪水，所以每年4~6月在大漢溪羅浮橋下，水清艷陽下，可見成群刮食藻類翻白魚影，壯觀之下亦吸引釣客留連，目前已充斥整個石門水庫水域。早幾年釣客鍾愛垂釣的福壽魚，現在要釣幾條來打牙祭，要挑時挑天氣甚至挑釣點，甚至還要挑運氣及帶點技術。羅浮段早年香魚、溪哥、石斑及苦花數量極為密集，近年因水土保持不佳與洪害所致，一年約僅有三至四個月溪水是清澈，會讓人有想垂釣挑戰的衝動，但很遺憾的是，如不是釣幾條溪哥，就是一堆的海鱸及阿嬤魚(圓吻鯛的俗名)，當初祇不過是模糊的錯誤記憶，加上公部門的「好意」，造就目前無法挽回的生態惡夢。

而且社員自己的福利，讓他自己去表決，他們會覺得被重視，「七點開會，多的是六點四十分就到了！」每年尾牙，三十多個人的社團，要請到十四桌。公務人員、社區義工、會員三十多人加眷屬，最起碼就十幾桌，眷屬都知道會員在做什麼，公家機關也知道我們在做什麼，都非常支持。吳昌宏說，自己幾乎天天往外跑，家人以前會問，現在都知道不只是去釣魚，還兼做公益。

新竹縣其實有老人年金，加上客家人、又住在農村鄉下，按照他們儉樸的習性，其實過得很足夠了。可是更重要傅琦嫩認為是他們對**自我的肯定**，「我覺得那是一個人存在的價值，你可以在這個協會發現這個東西。」經營到這樣是難能可貴的。

到最後他們河川的巡守和調查，都是很有榮譽心地在做，環保署的獎勵金或者環保有功團體，都只是錦上添花了。

《社區如何動起來》作者楊弘任就說，以他自身在屏東林邊鄉做田野調查的例子，他認為，「可以整理出自己實作經驗的師傅」，就會增加自己發言的機會和場域，成為「家鄉生活的專家」，把硬梆梆的論述，轉換成實作實用的素材。在台大生態所博士林宗以的眼中，他們的知識比學者更「local(在地)」，又能溝通，是新興的一批社區保育尖兵。

他們確實把林務局社區林業精神「活出來」，甚至做得更多。蔡錫官笑說自己「頭銜很多」，指著阿爐頭上繡著「防治紅火蟻」帽子的字樣說，「我們還是紅火蟻防治專員耶」。蔡錫官打趣地說，去年他們只是「新竹縣防治專員」，今年已經變「全國」了！他們開著沙灘車冒著生命危險，進入比人還高的草中噴藥，「英勇事蹟」聲名遠播，政府聞風趕緊讓他們頭銜三級跳，紅火蟻防制都派他們出任務。「喔，還有土石流防災中心專員」，蔡錫官補充。別人不敢做的、不想做的，他們能做，甚至還做得有份尊嚴和價值。

「新竹縣政府真的很幸運有他們」，傅琦嫩說。除了生態調查、除蟲害、防土石流和棲地重建，「社團裡，要灌漿有水泥師傅，要蓋房子有做粗工的，還有

做裝潢師傅可以規劃!」，所以社區的瞭望台到四寮溪的竹橋，硬體也都讓協進會一手包辦。

家園夢 自己打造

社員蔡瑞裕跟蔡錫官，是東山里的里民，兩個人歲數加起來，將近一百五。還在六月的正午酷暑，合力扛著三十五公斤的石塊，鋪成讓遊客可以登山健行的石階。由平日在做水泥師傅的阿爐用力敲打，嵌進土裡。這裡在四寮溪旁縣道，往上開五分鐘車程的地方。三十多年前，這片山都是大片大片的茶園梯田，蔡瑞裕放下手邊扁擔，揮舞著手激動地告訴我，附近是他以前種的茶園。不種茶之後，已經演替成闊葉林，茂密地幾乎看不見曾有過茶園的痕跡。

自從蔡瑞裕不做茶農、蔡錫官不開貨車、吳昌宏從粗工退休之後，「就在這裡幫一幫。」協進會幫社區向中央申請社區林業，或者農村新風貌的計畫，或者向新竹縣政府申請溪流的保育、調查計畫，只要有關東山社區以及四寮溪，初期多由協進會的這些「臭皮匠」，規劃、執行。

雖然吳昌宏邊抽菸休息，一邊說：以前做粗工的錢還比較多。做這個(步道)好累啊，又沒有多少錢。

不過，價值不一樣，蔡瑞裕插話露出笑容說，「我可以跟別人說，這是我做的!」而且住在附近，常常來就常常看得到，很有成就感。

不只登山步道，協進會也做四寮溪的竹橋。用來區隔封溪保護區區段的竹橋，避免人為干擾，也作為溪流生態戶外教室的意像，由孟宗竹做成，從竹子的挑選、砍伐、運送、搭建，也是協進會中的東山工作團隊包辦。

這座橋有個特色，有別於其他竹橋，就在它「天然不加防腐劑」。一般去觀光區，最常見到的就是水泥仿造竹子的樣子，再漆上綠漆，這樣萬年不壞，省事多了。然而新竹縣森保科科長傅琦嫩說，「劉總幹事的心臟很強」，除了堅持不做水泥橋，用孟宗竹做竹橋放在戶外日曬雨淋，居然不加防腐劑。

「如果用水泥做，雖然堅固，但是技術也死了」，傅琦嫩自有一套看法。劉

創盛說，希望藉由作竹橋，實作的身體技藝在一次一次地修築中能累積，那些文化和經驗才能傳承，「越做才能越熟練」。

劉創盛更打算，因為一次次的修繕，就可以累積經驗，精算工作人力、進度、施工期及使用經費，建構的書面資料，讓公部門作參考，其他社區就可以免於摸索。

竹橋除了是四寮溪的意象拱橋，也成了東山社區凝聚力的試劑。要能不出事，更代表著有人會常來走動，關心竹橋的狀況。而且做竹橋的人，就住附近，不像政府工程發包，發包工程做完，拍拍屁股就走，要修還要再包一次，做完也不知道找誰「售後服務」。而竹橋由在地人修築，所以才有本錢不用防腐，「壞一次、就修一次」。

傅琦嫩珍惜的語氣，說著吳昌宏當「工頭」，與協會的人第一次做竹橋，因為沒有料到製作程序這麼複雜，拖到工時，比預期長三倍的時間，「他上台做結案報告時，一直抖抖抖」。直到今年六月盛夏，協進會再次做竹橋，已經可以變換簡約又耐用的造型了。

並且更重要的是，社團即將要把技術移轉給社區居民，讓社區自己動起來，「能夠讓居民自己修築家園的竹橋，社區中的人群網絡與社區的自信，才從此能建立與鞏固」。劉創盛說，該是退居二線的時候了。

與社區協同前進

涼夏，東山社區居民十六人，圍坐在社區發展協會成員周先生卡拉 OK 自宅內，今天不是要歡唱，大家飯後就著簡單的簡報設備，正在進行社區工作的分配討論會議。東山周里長和社區發展協會會長也和會員以及社員同坐，先聽劉創盛簡報協會這幾年在東山社區的營造工作。

今天的氣氛多了一絲緊張，因為今天參與的居民，像回到學生時代一樣---要交作業。今天是畫社區的環境地圖，每個人負責社區的一部分，最後要拼湊起

來，完成居民眼中的東山社區地形地貌。

東山社區發展協會文史組呂先生，害羞地拿著鉛筆畫的社區地圖。上面一一刻寫著住家附近的地形地貌，有老茄冬、有里長的家、有四寮溪的入口…。直問我「看得懂嗎？」要向我解說他的所聞。

劉創盛以社團的經驗帶著東山社區的人做營造，態度一些不苟，甚至有些嚴肅，他一直認為凡是有親自去調查的人，才有辦法講解，不是去強記地方物種或地方的文史。

然後，里長與社區發展協會會長也坐在席間與大家共同七嘴八舌，討論四寮溪旁的「金廣成」文化會館的柵欄，要做成交叉的，還是直條的？要種什麼花，波斯菊還是野薑花？劉創盛只提醒「記得不要種外來種」，其他時間，吳昌宏、蔡瑞裕、劉創盛就靜靜在位置上，讓社區民眾把自己想要的家園，討論出來。

四寮溪的封溪護漁，如今已經七、八年，誰也想不到可以發展成這種地步。

當時封溪，東山社區的居民劉先生，支支嗚嗚說是「上一代的決定」。那時他們因為忙上班，沒機會參與，現在退休了，這群現在加入東山社區發展協會的核心成員，才回頭拾起封溪之後的責任。

新竹縣保育組組長傅琦嫩知道實情告訴我，東山社區發展協會也是經過七、八年的風風雨雨，現在與協進會的合作關係，默契並不是與生俱來。

當初的東山社區發展協會，在民國九十一年看完達娜伊谷溪後執意要封溪，經費容易申請，縣政府也順利送來立牌，但後來協進會與社區發展協會理念不同，協進會毅然撤離。

社區發展協會想弄一些前人釣魚、餐飲的用具，以及油燈、煤燈、蓑衣…。成立媽媽教室做仙草粿粽、發糕、水粿、三角粿，後來種了一些波斯菊，便不了了之。

執行不利沒搞頭，前任理事長下台，社區居民希望由協進會回來接手負責，封溪護漁的腳步才漸漸轉向。

今天大家可以坐在房間裡，嬉笑地接受工作指派，或彼此能指著鼻子罵，也

不傷感情，他們找到安身立命的方式，也認同這個社區有值得重構的價值。談觀光、回饋，還太早，現在這樣發展也很好。社區的人不急了。

資源少 走上「另類」的路

新竹縣在一波封溪護漁巡守隊，體質虛弱的瓦解高峰期中，四寮溪卻因為「縣庫比較拮据」，反倒躲過了潰散的命運。²⁰

新竹縣政府保育課課長傅琦嫩說，「保育因為弱勢，一年可以補助地方從事保育工作，全縣只撥八十萬元」，所以像新竹縣東山社區，補助到的經費很少，所以訂做不了制服，也買不起無線電給東山的巡守隊。「所以，我們把力氣和經費，全花在生態基礎調查還有棲地保育。」

與張明雄的看法不謀而合。他認為封溪護漁，不用全鄉封，只要一個完整計畫，好好在一小段投資做好就好，「地方政府如果要做封溪護漁，是要編列預算在調查。」不一定需要外面的人來做，「游泳的居民只要稍微留心有沒有工廠案管排廢水，抓魚的居民，轉化為魚類調查」，有心就做得來，不需要預算一直灑。

幸運的是，剛好有關西鎮釣魚暨環保協進會，這群人熱愛釣魚，有釣魚的技術，能調查魚類資源；釣魚之餘，淨灘、撿垃圾，也只是餘興節目之後，大夥一起做的舉手之勞；多年的老釣手，可說是閱「魚」無數，經驗豐富，只要把調查的範圍再擴大些，包括植物、昆蟲…，漸漸整個生態系泰半能掌握。

也才讓小錢也能立大功，不致淪為膠鞋或者立牌。

更因為協進會多年調查資料累積，理解到四寮溪的「袖珍」，森保科科長傅琦嫩說，封溪護漁的走向主要還是看當地的溪流條件，知己知彼，不能一窩蜂地想發展觀光或者發垂釣證。像四寮溪，這條溪非常漂亮，生態系也很完整，即使沒有被破壞，但是封溪後，漁業資源量也不會昇太高。因為它是比較封閉的溪谷，

²⁰雖然中央有許多計畫可以請，但是自從九十四年之後，劉創盛不滿社團提計畫，總是被中央政府單位要求「教授背書」而退回，憤而不再申請中央的經費，以突顯政策的矛盾。

淡水魚要開闊的溪谷，食物來源才會豐富，魚量才會多。所以社區並沒有打算追隨流行。

台大生態所博士生林宗以下註腳，他說，介入的人如果觀念好，發展速度不會太急、太快。

新竹縣森保科科長也懷疑，「是否『投入』對地方就有幫助？」人，往往是最大的破壞力量，不曉得做出來的措施究竟影響是什麼，所以我們把有限的經費，把力氣放在調查，有調查資料之後，才能知道政策怎麼幫忙。

除了資源調查，更重要的工作是棲地維護。劉創盛強調一個重要的觀念：如果周邊的棲地不好好維護，一下大雨，土石流、洪水就把保育的魚通通沖走，那封溪再久也都沒用。**護漁不能只靠封溪。**他認為台灣許多封溪護漁的地方，最終失敗的原因，恐怕是「魚不見了」為什麼不見？他認為林務局方國運所說的冬季枯水期、夏季洪水氾濫，其實是棲地早被破壞。只要洪水一來，巡守隊設備再精良都難力挽狂瀾，就算平時封得再勤也都枉然，「封溪護漁，其實重點要轉向放在治山防洪，防洪，那得要先『治山』啊。」劉創盛一語點破封溪護漁，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簡單思維邏輯。封溪護漁，如果限於局部的生物保育思維，就太片面了，其實追溯到源頭，整個山林的盜採破壞、溪流工程亂整治等造成溪流環境不佳的問題，才是封溪護漁的癥結點

四寮溪要作為溪流保育「教育」用，邊坡還刻意留下前人怵目驚心的「水泥駁坎」整治錯誤區，對照後來協進會加入之後，以生態工法施作的天然棲地保育區，所有林向、氣溫、生物量、景觀等的差異，要小朋友自己親自感受，做見證。

再搭配整個東山社區的文物歷史，走自己「小而美」的社區生態旅遊的路線。這時候的回饋，已不只經濟上的利益，更包含人與土地相處時的情深意濃，是精神上的成就感和與土地連結的安身立命。

領頭羊無私 工作倫理能建立

傅琦嫩桌上放了厚厚一疊由劉創盛自創的編碼符號，紀錄著社員調查新竹縣頭前溪生態調查的地點、物種、數量等生物資料。有許多，是生態課本上找也找不到的「釣手獨門經驗」，老釣手從水相、天候、氣溫就能判斷這條溪的魚況，還有魚游泳的樣子、習性、索餌行為與季節氣候的關連，除了精細客觀的調查數據之外，這些「經驗值」也都會寫上報告。「他們寫的調查報告，是有感情的。」跟其他一看就知道，拿圖鑑「抄來的」生態調查報告，那是「如花跟林志玲走在一起。」劉創盛有他臭屁的理由。

除了巡守，協進會更在意生態調查，這也需要花更多苦工，鑽研統整調查得來的生態資料。

如果協會的人出動做生態調查，一天的工資比平均一千五百元還要少，大約是九百元。所以，被分配要做調查的會員，不覺得是有利可圖，烈日頂頭或是寒冬涉水，要是沒有熱誠，這些都是苦工。蔡瑞裕大年初二，為了分配到的魚類調查量，七十幾歲的老先生頂著寒風刺骨，還是下到冰冷的溪裡釣魚。「拿錢如果真有在調查，那是差事；拿錢如果只是騎車巡一巡，那就是肥水」。許多地方，有太多錢進來，卻不知道要做什麼事，白白有錢可以拿，會鬩牆、會暗鬥、會瓦解，並不難想像。劉創盛舉水利署河川局給原住民成立的河川局保育團，一個月一人給兩萬六，一簽簽五年的約。他不認為巡守需要花這麼多錢，「你乾脆給三萬，要求他做生態資源調查」，沒有投入環境資源調查的胡亂灑錢，地方生態的問題永遠不會浮現。

而且劉創盛將財務整個公開，在工作會議上拿出來檢討，把錢的事情先說清楚，給多少、花多少都攤開來，讓社員以及社區發展協會的人討論；錢不多，但是沒分好一定會出問題，想要永續「作長久」，錢分配得好很重要。

而且他的理念是，「拿鋤頭的一定要比拿筆的多！」他指的是自己，一定要比實際頂著太陽做調查的社員領的少。而且每年的會員大會，他和會長邱昭君一定

堅持只拿肥皂。「帶頭的人很重要」傅琦嫩觀察，否則很多社區或社團，當政府的錢進去，利益分配不透明，多半都會瓦解掉。

資源調查 是關鍵

引自《自由時報》2007年1月23日



蚓腹寄居姬蛛駐網時縮成一條，不容易被發現。（劉創盛提供）



蚓腹寄居姬蛛體型像像蚯蚓，呈長條狀。（劉創盛提供）

做久了水棲昆蟲調查，生態知識像是生活自然的背景，人面蜘蛛、裂腹蜘蛛…因為調查常看到，朗朗上口也就記了起來。所以在劉創盛的觀念裡，比起台北縣坪林鄉封溪護漁之後，請來電視行銷專員，教居民生態解說的免費課程，「像是教人賣菜刀」，他不以為然。

所以，當東山社區邀請劉創盛來協助社區時，劉創盛還是用他最老套，但最實在的方式，「就是親自去調查。」居民要先了解自己家鄉有什麼，就自然能向遊客介紹，像在「現寶」，越說、對自己家鄉越瞭解，也會越有信心。

而且，在劉創盛的眼裡，四寮溪真有「寶」。例如他發現了稀有蜘蛛—蚓腹寄居姬蛛赫然出現在長期營造的四寮溪

溪流生態戶外教室，較為完整植被的環境中。

認得稀有生物，他會告訴東山里的居民，要珍惜家鄉的「寶」，不要讓怪手進來，輕易破壞。

張明雄認為，封溪護漁要轉型成「看守家園」的概念才對。經費不用太多，因為不需太多人，只是稍微拓展他生活的觀照範圍，就可以達到很好的守護效果。

而且不能一開始就急著想做觀光，「家園環境變好、變安全了，再來談(觀光)。不能還有生態危機或者棲地破壞，就急著發展。」

生態關懷者協會理事長李育青在「夏日隨筆——永續發展的省思」一文中提出呼籲，他認為思考永續社區發展其實就是「家」的延伸，所以強調「除了考慮『地』的永續--與當地獨特的地理位置及生態環境結合，做生生不息的經營，也要考慮『人』的永續--社區中的每個人的工作除了提供溫飽之外，也能從工作中照顧到靈性的需求。」

當社區的人獲得精神上的成就感，或者實質上家園環境的改善，大家能公平、合理地分享保育溪流環境以及資源帶來的成果和成就感，封溪護漁的目的就達到了；生活其中的居民才能夠快樂、安全、平安地在家鄉土地上，生出根來，溪流才能夠「永續利用」、「用」它帶給人們的榮耀、自尊以及與土地相連的情感，土壤上的人，可以不必再流離。

在家鄉 浮萍用力生根

正午酷曬，轉彎處問路，正要離開關西鎮。

建築工人搖搖頭，不知新竹路怎麼彎。他們來自台南新營。為了討生活，他們在異鄉做粗工，掙口飯吃。

協進會的吳昌宏，年輕時也是哪裡有粗工就做哪；也在異鄉睡過烈日下的午覺。七十歲的他，終於不必睡在他鄉，扛著孟宗竹搭建竹橋。累了，美夢就做在水聲潺潺的家鄉。



東山社區四寮溪意象拱橋



社員吳昌正在拆舊竹橋



社員蔡錫官正修繕竹橋



阿爐(左)與蔡瑞裕(右) 修繕竹橋

以上照片為劉創盛提供

第五章 認識與再發現

本章節，不以傳統的「總結與建議」作為標題，而是「認識與再發現」。因為以行動研究的立場看，觀點只能視為報導者暫時的認識、階段性觀點的發現，作為接下來再探究的參考，隨著時間和行動的推進，人的觀點勢必還會流動。

那麼回過頭看，從開始一個研究生對封溪護漁議題的好奇、發問、到採訪、解開疑惑，究竟發現了什麼隱含的結構問題？

居民作主 未來自己決定

首先，產、官、學、民界對溪流資源的利用都有各自本位主義的需求，溪流多頭馬車的主管機關，也反映了這項窘境。一條溪流的永續發展，當然可以工業用、農業用、商業用、學術用、生活用、…但是究竟要怎麼用？如何用？就需要產官學民界共同討論，工業、農業用，目前較具體有法令可以限制，然而商業用、學術用、生活用，現在仍處於萌芽的階段，經由封溪護漁議題的突顯，商業用、學術用、生活用的溪流，未來需要積極討論。各方有自己的需求要利用自是必然，但是需要受到權益關係人的檢視與討論，現今溪流的問題，恐怕是溪流的利用方式不透明，有許多不法利益正利用無聲的溪流進行交易。

溪流的所有權，是屬於全體國民，而使用權，則因地緣而有近用性的差異，然而如何近用？就需要當地的社區居民有意識知道自己對家鄉的溪流有份權利和義務，認同凝聚，「認真管閒事」，成為第一線的溪流守護者。報導發現在地知識觀點的發酵，我們與溪流的關係以互為主體的尊重，最為永續。甚至，我們擁有溪流的觀念也要翻轉，我們與溪流，是互為主體的關係，就像振興達娜伊谷溪的亞巴郎長老所說，「我們奉養達娜伊谷，達娜伊谷也會奉養我們。」

價值觀重整待續

當然社區要有條件凝聚，鉅觀的政治經濟結構不能被簡化，台灣城鄉差距、鄉鎮青壯年人口外流的解決，才是治本之道。另外，不論是原住民部落，還是漢人、客家村落，受到資本社會商業力量的侵蝕，價值觀失序導致的傳統價值的瓦解，立意良善的生態旅遊變調成為綠色風情的消費(耗)之旅，溪流資源仍持續被客體化；除了地方的價值觀需要找回，政府扶植地方的心態也需要修正，例如：政府主張專業化控管的學術評鑑社區的機制，讓社區原本隱含的默會知識，都得演化適應標準的成功模式，於是「複製、抄襲」就成了方便之門，社區就此失去獨一無二的主體性；另外，生態學界長期受國家機器功利主義、美帝主義的科技(學)導向，偏向微觀操作量化成果的左右，抽離台灣本土的經驗性研究，使社區摸索出來的在地知識與本土經驗，缺乏支撐的諮詢後備。這些都是讓溪流資源利用無以為繼的緣由，不是封溪護漁能夠解決的問題。

封溪護漁迷思所掩蓋背後更巨大的非法利益、所突顯更急迫的社會問題，更需要大眾共同體認：如果只是封溪，卻無視其他破壞生態更劇的盜採砂石、官商勾結亂整野溪、非法排放工廠廢水、偷倒廢棄物、非法電毒炸魚，封溪只是在潰爛的傷口蓋上密不透風的紗布。防洪還是要治山，整個系統的體質問題調好，最後溪流才有可能展現健康。封溪雖然在保育的階段性任務中扮演讓河川休養生息的角色，然而除了生態之外的考量，政客選舉、地方派系綁樁、城鄉差距、台灣政治經濟結構影響下，整體民眾轉向消費生活的方式，在在都是生態之外的決定性因素。於是，在這些綜合牽制下，封溪護漁最後封到打不開，動彈不得阻隔了人與大自然，也是必然的宿命了。要解套，還需要時間將一個個環節鬆綁。

社區意識凝聚：認識、述說、再創造

社區要永續發展，絕對不能一窩蜂利用溪流資源，台灣的溪流需要評估，才知道能忍受多少遊客的衝擊量。同樣的，溪流資源的利用也不只封溪護漁一條路，治山需要防洪，封溪護漁不必然能凝聚社區意識，社區要永續發展，需要透過親身理解自己的家鄉、確認自己家鄉的價值，才可能生生不息地發覺能向人介紹自己的方式，社區才有新生的機會。報導發現利用溪流資源發展社區永續的「其中一種辦法」，可以透過在地社團或者對當地資源有興趣的團體，帶領進行基礎的生物調查。通常生物資源調查的門檻不高，只是需要時間的累積。同時，時間累積過程中一旦在自然中找回了興趣與尊嚴，並且記起遺忘已久的、對土地與人的記憶，良性的循環便就此開始，現在的時空與歷史接軌，未來才有養份滋長，並且實在地往土地裡扎根，不會輕易就被消費掉。就像關西鎮釣魚暨環保協進會的成員，即使是封溪護漁議題上的眾矢之的，被稱為資源的掠奪者，但是他們以行動表示自己的位置，可以是環境保育的尖兵，而他們在釣魚與生態資源調查中發現的樂趣，甚至回過頭來幫助社區的居民找回主體性。

溪流是戶外空間，應該以公平的使用權為終極的目標，溪流分級、發垂釣証，發展觀光，都是操之過急甚至本末倒置的治標之道，「家園守護」要先於「觀光發展」。當然，瀕臨絕種的魚種或者病況危急的溪流先以救急的方式保護(protect)，不容利用，然而其餘的溪流資源，應該以期待人與溪流的關係也能生生不息為前提，進行溪流環境的強健工作。

再發現：未來研究建議

既然已經轉型，保育工作主體希望是民眾，於是凝聚居民認同感的工作便是當務之急。大家要能共同討論溪流資源應該如何利用，這在工商社會不容易做到，但是對推行社區營造多年的政府來說，这不才是重要的事？產官學民結合，

是要讓民眾自己做主決定溪流資源如何利用，而這，不是指責任何人為資源的掠奪者可以辦得到的，除了在社區內部營造認同的凝聚與主體意識，想要塑造「由下而上」的動能，「上層」的設計就不能夠阻止流動：未來方向，生態研究勢必得結合政治經濟結構的巨觀社會研究，例如，生態資源的調查與利用的方面，如何因為「上層」學術與政治結構的設計，影響著生態政策的發展與在地的落實；台灣社區或生態社團申請計畫時，是否仍需要教授背書，或者迷信精英與專業？居民對生活環境了解之後，自然就會長出如何發展的想像，如何從結構著手，設計具有鼓勵在地生活經驗的居民，成為他生活專家的機會？另外，國家政策科技掛帥，攔截溪流水源大量輸往科學園區的情形已悄悄出現，國家主導的農田休耕、水渠乾枯對生態帶來重大影響，此時封溪護漁政策扮演什麼角色？社區居民又可以扮演什麼角色？

未來，在社區為自己發聲，以及成為家園守護者的角色上，逐漸興起的公民新聞學，或可助社區居民加深反省意識，分辨差異並提煉生活中的在地知識，對攪動價值觀的結構進行反思與反動。





報導結束後 反觀自省

【現身】麥克風之下的我

做為一個行動研究者，起初是一個對家人牽掛的情感，個人煩惱擴大成為一場認識與靠近的行動；在移動中不斷看到與父母勞動背影肖似時的勾動，再誘發了一連串的報導行動，過程中企圖為邊緣者發聲的意志不斷因為行動而添加，作為行動者與報導者的來回往復，更讓我有機會在報導的行動下，攪動原本看待封溪護漁的視框，以及對於報導工作的認識，並帶著我擁抱重新返家的複雜歷程，這都是行動研究的必然結果。

因此，這場報導行動，我有許多身分，其中兩個主要身份：一個是報導者，另一個是行動研究者。現在我的報導正文結束，報導者卸下麥克風，我將以行動研究者的身分對報導行動進行反觀自省。



✚ 行動研究引發對報導的啟示

我記得夏林清老師在指導我的時候，要求我說清楚我的立場，以及選擇這立場的理由。所謂的「公正客觀」，只是各打五十大板的虛無。

另一方面，我想起卓亞雄老師曾告訴過我，若有人開始叫他「某某專家」，他一定立刻把那題目丟棄。記者不能讓人烙下標籤。

寫深度報導，該隱身還是現身？兩位老師指導過程中的叮嚀時時繞在心中。開始書寫與採訪的同步進行下，我逐漸體會卓老師要教導我的，「不立刻告知立場」是想要「開啟對話的可能」：不在開始就把立場表明地說出來，而是用種「腹語術」的方式，動之以情，是希望別的立場的人也能不立刻防禦性、排斥地有機會拿起文章來看，說不定讀者心理上的對話就有個出現的契機。而夏老師所謂的立場，我認為要踩，但要踩在「正義」與「公益」，尋求真相的立場！

既然報導被要求真相，到底什麼才是「真」？《大眾哲學》的思奇說過一個我認為很好的比喻，可以為深度報導下註腳：

他認為人的見解不一定是真理，那麼是誰的見解才是真理呢？人的見解因為生活地位而不同，那麼要處在怎樣的地位上的人，才能夠抓得到真理呢？他認為，真理只有站在前進的、實踐的立場上的人，才有能力把握得到。騙小孩的人，他不願意把胡桃破給小孩吃，不能打破胡桃的現狀，他的立場使他不能說真話。賣胡桃的人他要將完整的胡桃賣出去，他的地位使他不能打破胡桃來看，所以他只能空唱「肥美可口」之類的高調。他的話也就不見得是真理。只有買客，他怕吃虧，要嘗試打破胡桃殼來檢查肉，經過他的檢查行動，才暴露出真相來，…社會上的真理常常是由被壓迫者所把握著，而壓迫者所說的話，常常是騙人不是真理。

很巧的是，我因為這群被污名化的釣魚人，而投入封溪護漁的深度報導，我不敢說全面地檢證所有的來龍去脈，但是從一個缺少資源、發聲管道、和社會形象低落的人身邊看去，看到的風光，一定是大眾媒體從多數中產階級眼中所見不

同，我的報導跟所有與寫在大眾媒體的幾則封溪護漁新聞放在一起看，才能說是「平衡了」。

然而真相也不一定是個實然存在的客體，像胡桃一樣撥開就看得到，於是我試著在深度報導中，從這群人身邊感受到作用在受到封溪護漁影響的人身上的力道，究竟是哪些？

這就是我對真相的理解以及我的立場：找到什麼人、因為什麼原因不願意撥開胡桃(只說封溪護漁好，卻沒有細探封溪護漁的實質)？而一直正在努力撥開胡桃的人，認為裡面究竟長成什麼樣子(真正要經營生態保育，追求社區的永續發展，實際情形又是如何)？

為什麼我想寫

在初訪摸索時，我和總幹事劉創盛聊出了「喝維士比大叔」的釣魚人形象，也用這樣的概念與山野釣遊雜誌社社長左承偉、新竹縣森保科科長傅琦嫩等人，談釣魚人的社會形象。

我感覺到劉創盛明白，從社會大眾觀感來看「釣魚人」群體形象，是粗鄙、破壞生態的。

「主要就是維士比啦！檳榔啦！香菸啦！這三樣，就是跟溪釣，這一半的人都是這一種人口啦！低下層的嘛！」

劉創盛 訪談節錄

從釣西式毛鉤、走歐洲鄉間釣法的相對較年輕、社經地位較高的左承偉眼中，這群人變成了劃開與自身關係的「他者」，用了貶抑的話來描述他們。

「你會發現鄉下，也不知道是不是他們沒有能力，或者是他們真的是內向，因為我接觸過農民，某種可能是農民本身很內向，或是就是他們就是不太擅長說話..」

「他們講的百分之八十，七十到八十是經不起學術考驗，這是很大的問題。」

「講難聽點，釣客根本是資源的掠奪者！」

左承偉 訪談節錄

我起初也很納悶，自己是要替所有的釣客爭辯他的形象嗎？他們有黝黑的皮膚、粗糙的臉皮、嚼著檳榔的習慣、天熱便打著赤膊的上身，這就是他們的生活姿態，我不需要為了這些社會的眼光，或者我期待以話語或者時代潮流，將他們拱上環保尖兵的新形象，而希望他們有個新形象。這樣，我也是個檢查的機制。

後來，隨著時間與訪問相處的機會增加，我明白：一個是試圖要翻轉這個形象，他一直在用「教育」和「實際行動」，讓協進會的人長出這些符號以外的身分，例如河川巡守員、解說員、魚類資源調查生力軍...；而會明言指控，或者法令下達、警察來取締，或許是某些人想卡進「專業」的角色，由他們來輔導地方，把觸角伸進地方，自然就需要他者化一些，與自己做類似事情(釣魚、在社區工作)，藉著強調不同品味、社會位階、專業能力，拉開從屬的權力關係。我的深度報導，是幫助我看出這個！

於是，我很快就意識到，**我的深度報導也不該再去套用國內外任何有關生態、社區的理論，或者站在專家的至高點去說話，指導社區、或者評判對錯。**既然我已經主張要拿掉專業大旗，應該是花時間好好去聽這些從泥土溪壑裡、人情世故裡、權力交疊處長出的真實知識。

環境好，魚是怎樣都釣不完的。釣客是不是資源的掠奪者，不能因為他吃檳榔、喝維士比、抽菸，就武斷地把罪責都賴在他們身上，然而就像溪水的脆弱吞吐著重重累積的人為過失，他們也承接著環境失功能的罪過，以為矯制他們的行為就行了。所以與封溪護漁相關的專業、法令、權力，也從他們的角度望出，得到了完全不同的反思與焦點。

從劉創盛口中自己說出的「低下層」由社會內化而來的階級價值，卻在採訪協進會與環境、社區居民、學者、政府官員的互動行動中，我看見顛覆的可能。

我會被他們吸引，一部分也是因為他們與我的父母一樣，都有著勞動的身影，但是我的父母，卻少了他們的愉悅神情。我知道這份志工事業對他們來說，應該產生了對自己內在與外在身份和條件上的某些作用。

「叫你爸媽來參加，像是要他做什麼壞事一樣，一直推。」劉創盛對我抱怨，

爸爸急著解釋說，「不是啊，我要好幾間送貨，又不能定點在新竹幫忙。」我雖然不願意說這些是推託之詞，但我在想，究竟是什麼阻止他們不能做這件事？不能也在工作之餘做做社區的事？為什麼協進會的大叔們可以？問到感覺快要有答案時，爸爸突然氣急敗壞說，「你很天真耶，那我們的飯錢去哪賺？」不由得又讓我陷入，「我這樣希望去找如何兼顧『生態、生活、生產的永續發展態度』，是不是一種『天真』？大家顧肚子都來不及了？」

但是我接觸這些大叔們久了之後，對比地發現，目前社會的價值與勞動形式，讓人努力「討生活」卻不能「好好生活」！

或許回到社區做永續發展，該是循序漸進，打破這個惡性循環的機會。

協進會的成員多都是退休或者仍在工作選擇假日來幫忙，卻在了解與土地親近的意義之後，一點一滴轉移了生活的價值重心²¹。

首先就不以職業來區隔身分，這就是難得的社會資本；然後，所得到的成就感與精神上的滿足帶有一股輻射力，教人打從心裡想要讓渡出去一些東西。



三多力 vs. 維士比

這是不同位階的人，所喝不同牌子的酒。穿著西裝的劉德華，要跟親友分享事業有成的時刻，需要「三多力」；戴著工地帽的周潤發，要透支體力換飽下一餐，需要「維士比」。這酒象徵著不同社會地位、職業的人們。

最初我用維士比大叔來看他們，其實也是用它所象徵的分類，劃開了差異性。然而，我所能依稀感受到的「草莽情懷」，從他們身上散發的榮耀，剛開始我認為是個不協調的特殊事件。但是，我居然忘了「眼神」和「表情」。傅琦嫩跟我說，「你注意到他們的眼神是充滿自信的嗎？他們很有尊嚴！」

²¹社團成員張展揚，他在科技廠做面板，作二休二。一有空就戴著孩子往社團跑。我問為什麼來社團，他說：「就是做『喜歡的事』。」從互動中看出，這是他的口頭禪。有一句很有哲理的話，也從他那聽來，他說「解說，不是假日才有。」他認為這是社區營造的真正精神之一。

這些在資本社會中，習慣用商品、交換價值、職業別(作粗工/生態所碩士生)、外貌、衣著、飲料(維士比/三多利)、甚至釣魚的方式(糊餌釣法/西式毛鉤釣法)的差別所做出的分類，在一次次的接觸中，我因為他們自己把這些分類放在所追尋的價值之後，在釣魚在出任務時都忘了那些分類。吳昌宏有次與其他社團成員在做登山步道時，他說：我們社團的人，要人力有作粗工的、要灌漿有水泥工、要打模版工，真是人才濟濟…。這段話配上吳昌宏老伯伯缺了上排牙，邊說卻邊得意的神情，我真心覺得開心。也讓我更義證嚴詞地捨棄掉我與社會互動出來看他們的分類方式，找到用別的眼光來理解他們，我也找到為何我渴望被這些人吸引：我想要透過報導還給他們應受讚賞的眼神!不是因為他們勤奮、刻苦、服從、耐用，而是因為他們在沒有權利資源、高專業、高位階的社會條件下，卻能自成一格，發展從內轉變對生活的滿足，對「作工(台語)」勞動的尊嚴(蓋社區的建設)，因為他們熱愛釣魚、山水，與土地發展出自己的關連，甚至想到把下一代的幸福也算在自己的勞動成果中(做給小學生的立牌和生態設施)。於是對自己的家鄉環境有使得上力的堅定，在這個社會中多麼不容易!

於是勞動的規則也不同了。他們在社區的勞動不是向資本市場上，以「產能」來計價的剝削，而是因為共同相信生態、生活的價值，或者出於喜好，共同分擔勞務(「冬天下水作魚類調查，若不是一股熱誠，絕對是苦差事。」)價值取向的生活，才是不將人視為勞動工具計算的方式，於是就算錢少，還是能不失去意義。

當然他們是有條件的，社區總體營造的政策，國際保育情勢的轉向也來得及時，即使是一個大家還搞不清精髓是什麼的時髦玩意，願意將保育的主體，讓位給庶民，迎接他們的在地知識，專家退位，專業靠邊。然而並不是每個藉社區總體營造的封溪護漁，都能懂得這些精神，也能有周旋在傳統派系、新舊勢力、政府綁樁的生存本事，至今弊病與問題還是很多，不諱眾取寵地搶著營造，而是將人有機地重新吸附在當地文史、生態基礎中發芽，提取生活中的知識，也是協進會與其他社區發展協會或專業團體難得之處。而這，我認為才是永續發展的道路。

✚ 人脈與社會條件織就的深度報導

當我進入封溪護漁現象探究時，原本不認識的人也很快接受我的存在並接受我的訪問，讀者或許訝異受訪者所吐露的細節和內幕。然而信任感並不來自研究技巧，而是真真實實的社會關係脈絡：我就是帶著「某中盤商女兒」的身分。我在協進會，自我介紹都是「叔叔好，我是某店老闆的女兒啦！」，幾乎靠著爸媽載著我去引見接上訪談關係。更不用說父母和男友，因為我的發願，一次次義無反顧解決了沒有代步車的研究生，如何進到關西鄉訪問的最大煩惱了。

還記得有次去訪問，我和爸媽以及受訪者和他的太太，一起聊封溪護漁。到半夜已經快要十一點時，我意識到媽媽發現他的太太想走了，但是訪問好像很順利，於是她慢慢挪移到一邊和受訪者的太太聊天，談些兒女經，好讓他不會因為顧及到太太無聊而分了心，影響訪問的順利。這個報導不能少了媽媽這個動作。有太多類似這樣細微的關照出現在我與受訪者之間，我們能說報導是完全不受影響(客觀中立)的嗎？

另外，我大學是台大動物系畢業的，現在檯面上的公務人員以及學者，許多都是在學生時代就非常照顧我的林曜松教授介紹。難以進入採訪的官僚辦公室，都是林老師的名號幫我打通關，受林老師的師恩，這些受訪者往往都特別為我抽出空檔，並誠懇地就封溪護漁從本位的認知裡，有問必答，得以讓訪問可以順利進行。

這些是人脈關係，更是無從否認的社會事實。

我寫這些，是要認清記者寫作新聞報導，是不可能擁有自社會中真空抽離的純然客觀立場。報導是非常有人味的東西，是記者與人的互動產生的作品。然而，人的介入不必然會干擾訪問或報導的品質，甚至相反地，當行動研究者把自己清楚的人際脈絡交代，認清這些關係後，它反而有助於提升報導的品質。夏老師提醒我，正因為我同感了媽媽對於「糊口」和「殺生」的掙扎，於是更能看見釣魚人的矛盾處境，以及封溪護漁僵持的盲點。

而我受到高等知識的訓練，讀了生態學，仁民愛物的心意根深蒂固，要接納「靠溪吃飯」，起初認知是痛苦不協調的，然而採訪過程就讓行動研究者在「我見我思」中，各方觀點蹣跚辯證，於是對報導著的我來說，寫來是切膚的。

然後，不刻意地翻動，記憶竟跳了出來：爸媽是少數堅持不賣大小通抓「流刺網」的店家，現在我明白這樣的堅持在現實生計中，涵納了多少願意為自然「網開一面」的心意；還有，前些年台灣流行剝魚，媽媽偶然看過剝魚的人，把魚釣著，然後繞著池子拉的殘忍行徑後，回家把剝魚的鈎子和竿子全部退回工廠，一連做了好幾天噩夢，即使當時許多中盤靠賣剝魚用具賺了大錢。

媽媽無法朗朗上口的永續發展理論，卻因為「把『天』放在心中」，起心動念就守著「職業道德」的習慣與信念，永續發展就以無法察覺的樣貌滲透進生活的實踐中。這些不都是爸媽靠天吃飯，但是不強取豪奪，不斷拿捏良心與經濟發展平衡的路，對「永續發展」的掙扎，就實在而細膩地由父母的生計展現我的日常生活中。難怪我對生態、生活、生產，永續發展的平衡，這麼有感覺。

男友說，這篇深度報導的角度，除了我不曉得還有沒有其他人，有這麼得天獨厚的條件來寫。

於是，希望讀者可以跳脫「拿人手短，吃人嘴軟」或者「必得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嫌的鐵面無私」，這樣二元的評價去看記者有關係脈絡的事情。因為把行動歷程寫出，清楚交代我的反思歷程，於是我的偏，會不會是偏「私」，為「利己」私事而做，讀者自可清楚定奪。進一步地，藉由歷程能看見這樣綿密的人際關係，如果是更能引發報導者的共感、讓報導者渴望深刻理解，這樣的主觀也能深刻而或許值得信任了。

另外，我只是個還在學校的研究生，如果有一天我進入真實的報社或者電視台，贊助商(廣告商)和新聞室的控制，是更加複雜；這也就提醒了報導若是打著客觀中立的旗子，其實是如何掩蓋了底下阡陌縱橫複雜的社會政治權利關係。

✚ 研究生與釣具店女兒

我的爸媽常說，你們這代很幸福，可以讀這麼多書。我只能說，別無選擇。

父母親生長的時代總催促著他們快點長大，好具備生產能力。沒條件受高等教育，他們的社會資源相對不豐富，全靠著自己的勤奮堅毅，緊抓台灣經濟起飛的機會，白手起家。奮力撐起一家不大不小的釣具店，換來他們的孩子受高等教育，唸完研究所剛好手上也所剩無幾。

小孩一路看著他們的辛苦，學會彌補遺憾，大人則全力護航。「書中自有黃金屋」，要讀書才能出人頭地，「讀醫科出路最好」，在校成績讓希望充斥家族，分不清我的目標還是家人的，總之那幾年第三類組正當紅，我也不怎麼排斥地就唸了。

我想認識社會，這份學習的基調在獨自北上求學時光中，是清楚的。生命科學已經滿足不了對入世的好奇，我轉跑道，但是對生命和生活的好奇，還是要透過「正規」的讀書軌道來獲取，想逃離書本的方式還是要繞道學院，報考新聞所。在體貼家族的期待下得放棄太過顛覆的路線，我也才能把投身社會的渴望，獲得政治正確的同意。

另一方面，老爸對我(或許對他自己)仍有作為讀書人養浩然正氣的期許，「我們不要求你賺大錢，但要對社會有些貢獻！」我抬頭一看天上的爺爺，死前對爸爸說的最後一句話，竟是「王家要代代出能人啊...」這句話，時常出現在我和爸聊天最後的 Ending，再搭配老爸的兩行熱淚，....。

我看見爸媽在我求學的歷程中，移植了至少兩種渴望。

一是希望我讀書出人頭地，沒有萬貫家產的無產階級，在台灣只能靠讀書累積知識資本跳脫原本的階級，避免回到他們孩提時的苦日子；另一種是儒家傳統讀書人經世濟民的寄望，還有他們對社會的責任感，生命底蘊裡「善」的流動，也由他們傳給了我。

回想選擇讀新聞所，渴望當記者，也暗暗流動著兩股脈絡串起我的求學歷

程：一種是囫圇吞棗地想要知道所有的事情；有一陣子資訊焦慮非常嚴重，覺得自己天下事都要懂，一有不知，就自我鞭打。記者身分認同的背後反映著成功的焦慮，埋頭吸收大人物的金科玉律，像以前勤奮好學生一樣做筆記、寫報告，競爭的社會，學習新知不會錯，記者正是條最容易吸收新知的路。

但是另一方面，我渴望跟家人說話。走上求學路，大學念的生命科學系本來以為離「生命」近些，能和身邊的人交流，但是西方專業實證巨塔和生活經驗嚴重斷裂，回家坐在飯桌前，望著父母不曉得從何分享腦中推倒的方程式。我為此已經深感遺憾；後來改唸新聞所，想說看同一份報紙，會不會好些？對於他們期待的經世濟民，也能做出貢獻。我的記者夢，想跨越階級，自由穿梭。曾認為記者不屬於任何階級，作為各個階級的橋樑，讓彼此能理解對方。我要求自己能聽懂任何背景的人說的話，揣測養成這人最核心的那部份，讓人彼此感通。

然而我穿梭自如的身分，會不會無意間更方便成為統治階級的「文化掮客」？我在飯桌上與父母交流在台北辛苦求學(闖蕩)的話題，會不會仍是重溫他們邁向成功的熱望？

「成己」還是「達人」的拉扯從沒停止過。但是問題拋出來後，我發現自己已經義無反顧地偏往某個方向前進了。

大學唸完生命科學系，再進社會科學院受高等教育的訓練，其實也悄悄蘊釀另一個看社會的眼光：完全不同於邏輯實證的批判路線，對於我來說雖然唸得吃力，但是解答力道灌充全身，深深吸引著只能無力旁觀社會的我。對結構宰制人而素來悲傷，我彷彿重獲信仰。對於媒體能做的事和曾做的事，也是一百八十度大翻轉。許久的時光，我非常震撼，受到意識形態控制的世界，媒體是共犯。

然而，父母要求我努力出頭天的話，好像就從電視機裡播放，竟開始變得刺耳。以前乖順聽話，從未叛逆過的乖女兒，居然越來越像刺蝟。最常和家人起衝突的就是讀研究所的時光，媽媽還常說「早知道你讀書來頂嘴，就不讓你唸了。」本來是想要和父母靠近的心意，現在卻因為腦子被啟蒙，一向保守認份的父母，難以接受學校居然養出激進思想的孩子。對峙的情況，直到爸爸的中風，才讓我

瞬間繳械。

一顆研究生的腦袋就這樣硬生生長在釣具店女兒的身上，高等教育把我放到「赤焰焰(台語)」菁英的位置，看著社會力作用下體現的生活型態，驚訝地一一挑出來檢視，很認真地「把在學校學到的觀點帶回家」。但是帶著這樣理性上的困惑險些就要侵蝕到情感。被當成頂嘴、對父母地位的撼動是常有的事，最愛我的父母，在和我大吵一架之後，常常無奈怨嘆，「妳怎麼變成這樣啊？」。教育又再次把我推離了父母。

我很愛我的父母，但是靠近好難。

放下台北「文藝苦悶少女」的身分，回到生長的土地上寫論文，一邊還帶著質疑「受教育」對於家庭關係究竟是不是枚炸彈的疑懼，選擇踏回家鄉。然而，確實是這次深度報導的行動，無意間踩破了地雷，卻也在一切爆破之後，煙硝退去，我這才感受連繫於這個受了高等教育的孩子，與出生背景之間，有著緊緊拉住我，沒讓我退怯的深刻親情，反而喚回我一直以來切膚卻沒有留意的感受：養我、育我的爸媽，我確實深深感受過他們擁有文化中良質的一面，諸如勤奮、忍耐、善良、彼此成就的特質。報導行動，讓我進一步見證這群勞動階級釣魚人，他們對知識的熱愛，不亞於受過高等教育的白領知識份子，深受純樸熱情打動，我這才從受高等教育與家庭背景成長的矛盾包裹下，破殼而出。那些粗糙的臉譜，有他的生命力，每個都像我的父母。只是那些傳統的、屬於本性的、鄉野間的質樸，引以為傲的信心，受到整個資本主義國家機器的瓦解，被媒體或者教育以各式鉅細靡遺的意識形態，拉著身體以上的頭部前進，造成巨大的斷裂與消音。

我終於明白學習成為記者的路，我不想當「成己」的成功主義者，無意識地利用「他者化」來鞏固結構特權，成為統治階級的共犯打手；更不想以高高在上的解放者、拯救者姿態來「達人」，我渴望不以菁英階級的知識份子自視；在這次報導行動中，我放棄了受訪者也渴望我扮演的專家位置，告訴他們封溪護漁該該何去何從，只謙卑地希望在詮釋他者時，保有他們早已摸索出解決之道的原汁原味。

但是在我具有穿梭產、官、學、民的特殊條件中，卻可以對整體權力結構有一定程度的警覺。在領受高等教育之後，選擇不對出生背景失憶，反而用力記起所受到不同階級(出生背景/高等教育求學)的影響，要將影響轉化為批判的動力。

這一路的行動中，我開始欣賞與我類近階級的歷史和生活方式，我好希望在每個身邊人物生活的「小敘事」中，發現那些「閃閃發亮」的在地知識，就像這群釣魚人，明白他們就是家鄉的敘說者、守護者，並能引以為榮。這個揚棄與選擇的過程，是不容易的!請讓我從媒體慣處的「大眾代言人」位置上退下，我就是來自釣具店的女兒，與我的土地站在一起。



✚ 報導價值

採訪過程中，仍會發現政府還是免不了出來收割民間團體自發性的產出，例如達娜伊谷封溪護漁成果獲頒總統玉山獎、關西鎮釣魚暨環保協進會，也讓環保署頒了環保有功團體，他們雖需要政府的輔導，但是這種收割，甚至鼓勵大家來複製這樣的成效，其他地方只看到模範地區的成果，「魚變多、環境變好、遊客變多」，卻不是完整紀錄一個地方發展的故事，沒能看到「人」在裡面質變的心路歷程，所以一個生態的問題，要追溯到經濟、社會、政治…整體來看，卻被片段切割成生態或者只是「魚多不多？」的成效指標評估了。

於是，作生態保育工作、社區營造，應該是鼓勵人們把自己社區營造的經驗整理出來，而不是專家管理，專家備詢，或者只是經費、政策的提供。整理出來之後，會發現裡面的驚喜，更多！

我試著記錄他們認真管閒事的過程。當這群人不是經由「布爾喬亞式的小眾菁英」擴散，討論關心事情所衍伸的團體，而是經由嗜好，在大自然中洗滌，親身的體驗和愛好產生的觀察與了解，而能對環境產生關懷和知識，甚至是專業需要去請教的「生活知識」，在公民社會裡是珍貴的。雖然沒有歐陸的傳統背景，我們的公民社會形成的培養皿是貧血的，所以社區營造或者永續發展的討論，還是會有很多的失望，但是如果能夠透過文化底蘊的借力使力，失望但總不會絕望。因為庶民摘掉污名帽子之後的能動性，真大。

不只是好看的畫面

我看過三家電子媒體來採訪協進會：三月五號的下午，這條溪邊比假日還熱鬧。協進會獲得 96 年度，推動環境保護有功團體特優獎，非凡、民視兩家電視台，由環保署通知，來做環保有功團體專輯的專訪。一個半天，應攝影記者的要求，社團裡「賣相」優、可愛又能言善道的七十旬老翁--吳昌宏，在鏡頭前來回撿起溪流裡的枯葉竹枝。記者解釋道，他們需要有老伯伯為社區奉獻、淨川的動

作。

同我在一旁靜靜觀看的劉創盛搖著頭說，這些枯枝，本來就是會掉在溪裡，這些看起來爛爛的枯枝「醜醜地」躺在溪中間，卻是蜻蜓最愛的休息地點。

而回家我看了電視，最多出現的畫面就是搖曳的樹枝，和游泳的溪魚，透過鏡頭，溪流「乾淨、清澈、沒有擾人的腐敗與泥濘」，媒體對電視機前的民眾，放送對大自然浪漫的想像，以及封溪護漁的美好成果。

鏡頭外，女記者捏著鼻子婉拒劉創盛推薦的景點，只因為那裡太「原始」。

然後我的深度報導的意義在寫了這些之後，也許能稍稍對比彰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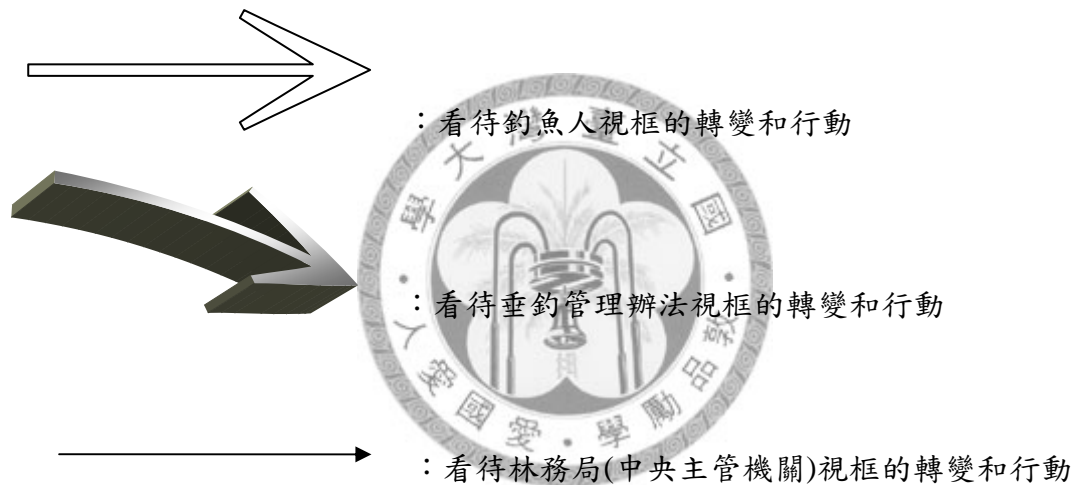
✚ 以下是行動研究者解說報導行動的時間歷程演變：

日期	身分一： 報導者 ◎現象場中訪問、移動、探究	身分二： 行動研究者 ◎情感轉折	行動研究者 ◎觀點變化
11.30. (2007)		爸爸中風	我回家幫忙，埋下報導封溪護漁的種子
2.28 (2008)	第一次訪問新竹縣關西鎮釣魚暨環保協進會總幹事劉創盛	§驚訝封溪護漁內幕與我認知不同，決定報導	當時認為：政府(林務局)無能
3.3	第二次訪問劉創盛	§聽到釣魚人被污名的不鳴之冤*(關鍵啟發)	
3.7	完成訪劉創盛逐字稿		意識到封溪護漁事有蹊蹺
4.7	訪問山野釣遊雜誌社社長左承偉	§看到休閒活動的階級差異	釣魚人是資源掠奪者？永續發展等於迎接新興遊客？ *(開始思索)
4.11	第二次訪問左承偉		封溪護漁不是筆生意！
4.16	訪問台大生態所教授林曜松		釣魚証以及落實調查工作是最好的解決辦法？
4.20	去淡水看人釣魚*	§喝維士比的釣魚人形象，只是被有意醜化的表象	其中必定有權力者在塑造代罪羔羊，其中利益何在？
4.25	大綱口試		

4.25	接獲左承偉電話		左說明與周錫瑋會面，命他為垂釣辦法起草人，開始懷疑垂釣証真是正義的嗎？
4.26	寫信給劉創盛告知此事		
5.11	與協進會成員去頭前溪釣魚、出調查任務	<p>感受到成員的階級差異以及尊嚴和開心</p> <p>*(欣賞)</p>	發現生態與釣魚，並不衝突，反而釣魚人是環保尖兵
5.14	訪台大生物產業機電工程系教授張文亮		
5.18	去坪林鄉訪查		§假日遊客稀少，封溪護漁目前無法振興地方經濟
5.24	與協進會一同開工作檢討會	<p>§勞動身影與父母首次重疊</p> <p>§父母載我去就先離開送下一家，沒時間停下來一起關心，*(不捨)。</p>	了解了協進會在當地的條件與地方派系的關係
6.7	去坪林鄉看封溪護漁開放釣魚現況訪坪林鄉秘書王建驊	左承偉畢業論文需要也在坪林調查，團隊和協進會的設備差別甚鉅。	
6.10	訪南華助教授張明雄		§「守護家園」為封溪護漁核心概念

			<p>§封溪護漁，其實是中央為了把手伸到地方!</p> <p>§地方政府為了政績，只好一直封!*(關鍵轉折)</p>
6.11	訪林務局保育組組長方國運		<p>當時認為：林務局把責任推給地方社區</p>
6.11	訪台大生態所教授李玲玲		<p>採訪後覺得李玲玲老師認為達娜伊谷犧牲了生態成就經濟發展</p>
6.11	訪台大生態所博士班學生林宗以		
6.22	訪查四寮溪參與社區發展協會與協進會的會議	<p>§老社員在家鄉做竹橋，不必流離他鄉 *(羨慕)</p>	<p>§分出做社區工作「誘之以利」，和「教育」的差別</p> <p>§看到協進會和社發的運作模式，發現生態、生產、生活的動態平衡如何可能*(由衝突到平衡)</p>
6.23	訪新竹縣農業處森林暨自然保育科科长傅琦嫩	<p>§發現共同點：對於環土地自然的深情，是行動的關鍵。*(動容)</p>	<p>§地方政府理解與支持很重要</p> <p>§§應把封溪護漁看成政治、文化、經濟、社會、歷史條件綜合下的產物</p>
7.11	第二次訪保育組組長方國運		<p>§明白林務局某種程度上，只是被牽扯進來的共犯結</p>

			構*(訪完盧道杰後才發現!)
7.12	去四寮溪聽吳昌宏 向社區講解生態	§可愛的老人，晚年過 得令人欣羨，非常有尊 嚴，大家很願意聽他說 話*(關鍵啟發)	治山防洪才是溪流保育該 做的事
8.2	訪台大森林系助教 授盧道杰		§做社區不應是專業壟斷， 是要陪著社區成長 §綁樁“(關鍵點)



參考文獻

報紙

- 《聯合報》(2004年1月5日)。〈封溪護漁何止宣示而已〉,第B1版。
- 《聯合報》(2004年7月29日)。〈大豹溪封溪 有人「摸魚」〉,第B4版。
- 《聯合報》(2005年7月12日)。〈金瓜寮溪經驗護魚有成 坪林擬全鄉封溪〉,第C5版。
- 《民生報》(2006年2月21日)。〈封溪護漁成果研討 學者專家提建言〉,第B6版。
- 《聯合報》(2005年7月12日)。〈封溪風狂吹 以前吃魚 現在賞魚〉,第C5版。

雜誌

- 左承偉(95年10月)。〈封溪護漁面面觀(上)〉,《大自然雜誌》,93:78-83。

期刊

- 林振春(2003)。〈溪流保育的社區教育實施模式〉,《社教雙月刊》,116:47-49。
- 馬振評(2004)。〈臺灣封溪護漁保育法規及執行相關問題之探討〉,《中國水產》,618:33-39。
- 盧道杰(2001b)。〈分權、參與與保護區經營管理—以宜蘭無尾港與高雄三民楠梓仙溪野生動物保護區為例〉,《台大地理學報》,30:101-124。
- 盧道杰(2004)。〈台灣現地保育的治理—1990年以來一些新興個案的回顧〉,《臺大實驗林研究報告》,18(1):13-27。
- 盧道杰(2004)。〈台灣社區保育的發展 近年來國內三個個案的分析〉,《地理學報》,第三十七期:1-25。

書籍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05)。《環境白皮書》。台北: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 宋瑞、薛怡珍(2004)。《生態旅遊的理論與實務》。台北: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柯三吉、蕭新煌等著(1995)。《全民參與搶救河川:河川保護、地方自治與民眾參與研討會》。台北:時報文化。
- 張仁福(2000)。《自然保育學》。台北:藝軒。P22
- 潘朝陽(2005)。《心靈.空間.環境-人文主義的地理思想》。台北:五南出版社。

瞿海源、張笠雲主編(2005)。《台灣的社會問題》。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研討會報告

台灣地區封溪護漁論壇成果報告(2006)。中華民國溪流環境協會主辦

台北縣「封溪護漁」經驗與發展研討會(2006)。(保育新機 從「水中螢火蟲原鄉」

坪林出發) 坪林鄉公所主辦

網站

<http://203.71.213.25/culture/cultural-07.htm> 金廣成文化館

<http://tw.myblog.yahoo.com/nuu-hakka/article?mid=1747&prev=1749&l=a&fid=11>

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

<http://blog.roodo.com/fieldworks/archives/2223529.html> 山美日記



附錄一

採訪名單

姓名	背景
劉創盛	新竹縣關西鎮釣魚暨溪流保育促進協會社團總幹事
邱昭君	新竹縣關西鎮釣魚暨溪流保育促進協會社團會長
蔡瑞裕	居住在東山社區的協進會成員
吳昌宏	居住在東山社區的協進會成員
蔡錫官	居住在東山社區的協進會成員
余添爐	協進會成員
傅琦嫩	新竹縣農業處森林暨自然保育科科長
詹太太	東山社區媽媽教室成員
劉先生	東山社區發展協會生態組組長
林曜松	台大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教授
張崑雄	中華民國溪流環境協會理事長
王鑫	台大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教授
盧道杰	台大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助理教授
方國運	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保育組組長
李玲玲	台大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教授
張明雄	台北市立動物園保育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張文亮	台大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教授
左承偉	山野釣遊出版社的社長
黃錦堂	台大政治系教授
林宗以	台大生態所博士班研究生
王建驊	台北縣坪林鄉公所秘書
何立德	台灣休閒漁業發展協會秘書長

附錄二 全台灣封溪護漁縣市，溪流名稱與範圍、時間

封溪護漁公告事項

縣市	溪流名稱	封溪範圍	封溪時間
基隆市	瑪陵坑溪、友蚋溪、暖暖溪、草濫溪	全流域	94.8.27日至 96.8.26止
台北縣	烏來鄉南勢溪	(1)自烏來桂山發電廠堰提壩至台電信賢哪哮壩止 (2)自與斯其野溪至大羅蘭溪與馬岸溪交匯口止	92.10.1起
台北縣	烏來鄉桶后溪	自桶后溪匯流南勢溪處至孝義攔砂壩止	92.10.1起
台北縣	坪林鄉金瓜寮溪	全流域及其支流	91.10.10起
台北縣	坪林鄉北勢溪	自坪林段坪林自來水廠取水口上方橋墩起，經粗窟村嶺腳坑至灣潭青雲殿止	92.7.1起
台北縣	雙溪鄉	鄉境內溪流及其各支流	93.12.1至 95.11.30止
台北縣	貢寮鄉福連村榕樹溪、豬灶溪、坑內溪	全流域及其支流（6公里）	92.2.1起
台北縣	三峽鎮大豹溪	自湊合橋起上游（含支流五寮溪、水車寮溪、蚋仔溪、中坑溪及熊空溪）	原訂 92.11.1 至 95.12.31 止，另 95.4.20 重新公 告，自 96.1.1 繼續實施
桃園縣	復興鄉大漢溪	復興鄉轄內大漢溪全流域及其支流，除復興鄉復興吊橋（虹橋）至義興吊橋上游約三百公尺區間之水庫蓄水範圍係屬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管轄，不	92.9.22 至 94.8.31 止

		適用漁業法規定，悉依該局規定辦理以外之流域及其支流	
新竹縣	尖石鄉大漢溪、油羅溪	縣轄內全流域	92.3.16 至 95.12.31 止
新竹縣	五峰鄉上坪溪	縣轄內全流域	92.3.16 至 95.12.31 止
新竹縣	北埔鄉大坪溪	縣轄內全流域	92.10.1 至 95.9.30 止
新竹縣	峨眉鄉石子溪	縣轄內全流域	92.9.1 至 95.8.31 止
新竹縣	關西鎮四寮溪	縣轄內全流域	95.5.1 至 98.4.30 止
苗栗縣	南庄鄉蓬萊溪(南河)	南庄鄉南江村長崎下以上南河溪、八卦力溪及支流共約十五公里	90.9.12 起
苗栗縣	大湖鄉大窩溪	大湖鄉大寮村阿缺潭以上大窩溪及其支流共約六公里	94.10.6 至 98.12.31 止
苗栗縣	泰安鄉八卦力溪	本縣泰安鄉八卦村一鄰錦卦吊橋以上八卦力溪及其支流共約八公里	94.1.7 起
苗栗縣	獅潭鄉新店溪	獅潭鄉新店溪新店一橋至新和橋段，包括支流大東勢溪、小東勢溪及鄰近向東牌之野溪共約十八公里	94.1.1 起
苗栗縣	南庄鄉東河溪	南庄鄉東河村中興橋以上東河溪及其支流共約八十公里	94.11.28 起
苗栗縣	大湖鄉坑尾寮溪	大湖鄉武榮村忠孝橋以上坑尾寮溪及其支流共約三公里	94.11.24 至 96.12.31 止
台中縣	和平鄉大甲溪	馬鞍壩上下游自大甲溪發電廠天輪分廠尾水出口至白鹿橋段	87.5.1 起
台中縣	石岡鄉大甲溪	石岡壩上游至長庚橋，下游至食水崙溪與大甲溪交會口處河段	91.8.1 起
台中縣	新社鄉食水崙溪	食水崙溪與八寶圳交會處往上游主、支流河段長約七公里	92.10.24 起為期 3 年
台中縣	新社鄉抽藤坑溪	抽藤坑溪與大甲溪交會處往上游至溪頭止長約十二公里	92.10.24 起為期 3 年
台中縣	和平鄉橫流溪	橫流溪自源頭起至橫流溪與大甲溪交會處主、支流河段	93.7.27 起為期 3 年
台中縣	和平鄉大甲溪	大甲溪與南湖溪交會處起往上游至和平農場止	93.11.5 起為期 3 年
台中縣	和平鄉南湖溪	南湖溪自源頭起至與大甲溪交會處止河段	93.11.5 起為期 3 年
台中縣	和平鄉志樂溪	志樂溪自源頭起至與大甲溪交會處止	94.11.25 起為期

		河段	年
南投縣	魚池鄉五城村	蛟龍溪	95.4.1起至 96.3.31止
嘉義縣	阿里山鄉山美村 曾文溪主、支流	(1)達娜伊谷溪(塔乃庫溪) (2)曾文溪段主流及其他支流	(1)88.7.14起 (2)每年5.1至 10.31止
嘉義縣	阿里山鄉達邦村	(1)曾文溪行幼橋以上流域 (2)達德安溪全部流域	92.6.5起
嘉義縣	阿里山鄉里佳村 曾文溪支流	烏奇哈溪亞那柵那吊橋(原中興吊橋) 以上流域	89.8.14起
嘉義縣	阿里山鄉豐山村 石鼓盤溪	自行天橋以上流域	每年7、8月為開 放時期
嘉義縣	阿里山鄉來吉村 阿里山溪	自來吉五鄰大橋以上流域	每年7、8月為開 放時期
嘉義縣	阿里山鄉樂野村 米洋溪	全流域	90.7.23起
嘉義縣	阿里山鄉新美村 達古布亞努溪 (普亞女溪)	(1)新美橋以下流域 (2)新美橋以上馬拉阿基農路處(步道 尾端)	(1)91.4.19起 (2)每年8、9、 10月之週休二 日開放(92.8.14 公告)
嘉義縣	梅山鄉太興村生 毛樹(科子林)溪	自粗紙坑溪匯合口至雙溪瀑布間河段	92.7.17起
嘉義縣	竹崎鄉仁壽村生 毛樹(圓潭)溪	自雲潭瀑布(不含)以上河段	93.1.13起
嘉義縣	竹崎鄉八掌源游 (放魚坑洞段)及 朴子溪上游支流 清水溪河段	八掌源游(放魚坑洞段)及朴子溪上游 支流清水溪河段	94.5.2起
高雄縣	六龜鄉寶來溪	全流域	85.12.22至 87.6.30止
高雄縣	桃源鄉荖濃溪	全流域及其支流	85年起至98年 底
高雄縣	茂林鄉濁口溪	全流域及其支流	85年起至94年 底
高雄縣	六龜鄉三合溪	全流域及其支流(自台27線三合橋向 上延伸約1,500公尺至94林班地界止)	94.7.1至 95.12.31止
高雄縣	桃源鄉荖濃溪	全流域及其支流	95.5.11至 98.12.31止
屏東縣	春日鄉力里溪、	鄉轄內全流域	94.7.7至

	七佳溪、士文溪、草山溪		95.6.30止
屏東縣	泰武鄉萬安溪	鄉轄內萬安1號橋以上萬安溪上游至15公里處	95.4.6至 96.12.31止
宜蘭縣	大同鄉排骨溪	以台七甲線白蹈橋為起點全流域(含支流)	93.2.1至 95.1.31止
宜蘭縣	大同鄉九寮溪(破礮溪)、松羅溪、四重溪(四季溪)	以台七省道為起點全流域(含支流)	93.7.1至 95.6.30止
宜蘭縣	大同鄉寒溪古魯溪	以寒溪攔砂壩為起點全流域(含支流)	93.7.1至 95.6.30止
宜蘭縣	大同鄉出水溪、東壘溪	出水溪(華興溪)以鱒魚場為起點全流域(含支流)，東壘溪全流域(含支流)	93.11.1至 95.10.31止
宜蘭縣	南澳鄉東澳南北溪、南澳南北溪、澳花楓溪	全流域(含支流)	93.7.1至 95.6.30止
宜蘭縣	冬山鄉柯林湧泉生態圳路	計有二條圳路：第一湧泉自大隱精緻休閒農園前左側之圳路起至親子橋止，第二湧泉自大隱精緻休閒農園前右側之圳路起至柯林湧泉排水制水門護岸止	93.6.10至 95.6.9止
宜蘭縣	頭城鎮大溪川	全流域	94.12.1至 97.12.1止
花蓮縣	三棧溪	全流域	92.2.12起
花蓮縣	清水溪、無名溪	全流域	92.3.18起
台東縣	海端鄉新武呂溪	海端鄉新武呂溪初來橋起，往上游經新武橋至支流大崙溪的拉庫溫泉另一支流霧鹿溪的利稻橋，以及另一支流武拉庫散溪5.5公里處，總長度37.1公里	89.3.23起
	太麻里鄉金崙溪	太麻里鄉轄內金崙溪下游流域，自南迴公路台九線金崙溪橋起至太麻里鄉與金峰鄉壠坵村鄉界止	94.10.26起為 期兩年

由中華民國溪流環境協會提供